

萬一樓集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萬一樓集卷三十二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四三三三

萬幸樓集卷五市至不一獸狗而棄去也



要而當煩香果突亦結若山諸暨駱問禮子本平著

山序而當世文有

贊故奉贈奚山范老師

人之德福莫非取諸造化是故其參錯也若萬物然予角者

或去其齒兩足者或附其翼而角齒足翼又燦然大小之不

齊惟善取者則取其全而全之中又各有差等故君子之取

足於造化幸而全也至與不至皆無慊矣然百之一二也不

幸而有所不全則必慎其所取取其大且要者取雖未盡以

為猶賢於彼焉耳何者德性也福遇也性可自盡而遇不可

萬一樓集

必德內也福外也內當自盡而外不必齊古今浩繁不容盡
數姑舉一二易見者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稱伯夷叔齊
民到於今稱之盜跖乾腸飲血老死牖下而顏子庶幾聖人
既貧且天嗚呼是固皆有不幸矣然孰爲要哉當其赫然侈
然睥睨乎一世而取精於萬物也豈惟齊景之徒自以爲榮
雖天下亦慕之而想望其風采也迨其無足稱也則回視聖
賢始爲索然而聞盜跖之名者唾之惟恐不蚤又不特無稱
而已而當世之有識者亦未始無所別白於其間然則大且
要而當取者果安在哉吾師奚山范先生姚人也壯年馳驟
英華期用於世而卒不一遇既而棄去外慕專心自養字畫

文詞無幾晉唐而衣食常思不足資教學以自給其取諸造

文詞庶幾晉唐而衣食常患不足資教學以自給其取諸造化可謂偏矣宜若人所不堪也而先生無幾微見於顏面其殆慎所取而得其要且大者與夫大且要者夫人未必能盡得也得其一節不失爲有德之徒矣德旣在我安知福祉之餘不一集哉古之以德獲福者不當其身則必發諸後先生老矣無子繼一子又遠行未有歸期所望以備諸福者將何恃哉不知造化之妙非人所測況要者在我雖不得彼自可無歉乎因序而歸之不惟用以壯先生之老志亦使取造化之偏者知所輕重而予亦因以自勵云

贈周西山尉繁昌序

乙丑

西山周君爲繁昌尉親知之客都下者謀贈於余予惟古之
居官者雖言人人殊而大要不出清慎勤三者五尺童子皆
能誦之職有卑崇所不易也然竊考孔門之言志則有可疑
者曾點脫略事爲惟欲與童冠相從於春風沂水之樂宜若
異於勤且慎矣而孔子之所與者卒在焉何者取其心體之
和平而不以功利爲急也夫刻勵以居官則疑於拘迫而不
安是故必有和平之意而後可此聖人之深意也西山之居
家也據雄履豐宜其操切會計晝夜籌策或有不暇顧超然
若一無所事置園亭聚花木每與賓朋觴詠余早年偶入其
門覩其珍聚知其不凡自後戚友日密得察其深雖貌若朴

俚而內實雍雍雖賞擅雄巨而意殊坦坦推此以居官也固
未必和平其心體與孔門之高弟相上下豈其急功謀利拘
迫於官箴而不能自~~適~~者哉夫人之始進也孰不以清慎勤
自勵然而卒不可久則拘~~而~~不安也西山殆將進於是矣夫
居官有要而榮進有機尉卑官也祿薄而任輕曾未足展騏
驥之短步方~~今~~公道昭著仕路廓清拔異超最有由尉而
陟尹者是固可不必得也在西山亦非覬望乎此者也而事
有固然他日得邸報有遷顯秩由尉者安知非西山耶繁昌
府屬太平其別駕則兩江壽公余與西山同係至戚爰~~命~~
方行不以余言爲過也遂書以贈

贈明洲池年丈使邊歸省序 乙丑

士君子之有志於世也其所以豐原裕實藏其大用者固爲有本而所以示精奕采究其大蘊者則未必不得於歷履之周而延覽之博嘗怪司馬遷以父子淵源博洽之學不能卽見其文采而必迨其徧歷遠涉登九疑而探禹穴始大進而成夫一家之言豈山川之勝槩能助於人哉歷履周而延覽博然後精采乘之以發彼文詞之七且然也況有志世用而以功名自期者哉明洲池年丈以八閩英蘊連捷藝場第進士而聽政於兵曹也少保楊公念邊務之重首舉爲使而又念其使之勞也使得便道歸省夫士君子抱用世之志莫

不以第進士爲期況首被王命以有事而遂得以照耀於
桑梓此人情之所甚榮者顧愚獨有深懼焉夫明洲生長閩
粵以計偕始涉江至廣今又使邊地轉而南還經行幾千里
其所歷履之山川勝槩豈無逾九疑而爭禹穴者苟歷覽而
還也一無所得使父兄閭里親戚交遊徒賞慕其榮進而已
也不有愧於馬遷之流哉吾聞置至者不可加而器大者無
不受明洲蘊精畜粹豐而且裕更文采表著舉而見之功業
爲有餘用馬遷詞藻之流又何足數顧歷履延覽之中豈無
出於平時聞見之所未及者卽民物之利病風氣之美惡山
川之勝槩觸處有得胸中之運量又必有加於舊者非必藉

此也必若是而歷履之遠不為無益有志之士固以此自待
 而亦以待人也 朝廷方舉館選之例與不與各視其志明
 洲已彈冠就選聞有是命忻然而止此其志豈無所重而然
 者夫意氣之投四海一轍爾彙進而復分隸一曹入則聯
 座出則聯騎議論契晤止不啻如兄弟手足一旦握
 手凡我同曹俱各戀戀而愚遂借為之言由回贈處之意亦
 竊取夫昌黎之舊云

贈趙清廓年丈知鹽城序 乙丑

嘉靖乙丑得舉進士第者四百人而以禮經進者止二十有
 六一時同進莫不忻忻相得而同經者以出於一門朝夕加

數也故意氣尤篤既而膠州趙清廓北海潘蘅渚三丈首膺
不簡命出宰乃相與謀爲贈處之道以序則禮宜有言於清
廓禮惟名公巨筆充滿京邑一言之得著龜華衣若愚者何
足輕重顧由回相與臨別告禮之意古今所不廢也敢辭謙
陋竊聞古之君子其仕也非爲已也以爲人也而所以仕者
非爲人也以爲已也人民社稷責有攸寄豈曰榮身肥家士
事之未盡則吾與有責焉耳是故早作夜思孜孜而不息者
凡爲吾君與吾民也然其心豈曰吾君與民而已宇宙內事
皆吾分內一事未盡則吾性爲與有虧是故以其爲已之實
心而行爲人之實政此則古之人所以身一出而掀揭之事

業振古今而不磨也後之仕者則異於是其偷且不姑置弗
 論間知自好者亦孰不孜孜自勵然其心非曰吾君與民也
 曰必如是而後可以起聲譽陟崇階也如是則雖為人實為
 已也而其所以為此者又豈知吾性分之當然哉曰必如是
 可以耀當時誇後世也如古之所謂難為已實為人也夫以古
 人之所以為人者為已而以古之所謂所以為已者為人毫釐
 千里又何疑其事業之不古也清廓出宰鹽城鹽城淮海名
 邑也夫士君子叨第進士出宰名邑譽則行者發履之始孰
 不蹈勵顧義利之原終身事業實託諸此以清廓之純碩奇
 瑰其必為古人而不囿於時俗誠不待知者而後辯故敢告

以爲已爲人之說而禮等行將各有官守亦思以此自勵他
日建立雖殊要能資諸古人而無二則不唯同門之光而抑
且增重於一榜一時禮見皆可無忤於今日苟徒曰名位而
已也則雖履崇據盛其事業之所就或古或今當必有辨之
者固非清廓之雅意亦豈吾徒之所以相畜者哉素不文且
佞以質諸同門具曰非迂也遂書以贈

贈邱肖林年丈知深州序

丑

始余業禮得月林邱公之文焉曰美哉雍雍乎其詞藝之宗
而禮經之奧者乎朝誦夕攷惟以不得想見其人爲恨旣而
抱藝來京因得月林公之爲人焉咸曰剛方果毅必以直道

事人居諫垣幾年擊強扶正毫不假借不幸家居柳下惠所
謂焉往而不得者愚又慨然興嘆惟不得以斯人與歸爲惜
既而叨對大廷以禮經進者共二十六人而公子肖林在
中最早愚惟公之雄文碩望聞其風者尚知興起其家學之
淵源必有不可及者其有子也固宜然公剛正之名振動海
內意其爲人必耿介嚴厲巖若泰山而峭若銚刃其子肖之
必有不易近者顧溫溫言不出口行不失步如處子然豈其
懲若翁之齟齬故反其道而然與抑亦浩然之氣本發於純
粹之中若翁之所以振動海內者亦以此得之而真能克肖
者與夫古之君子養其正氣以挺立於天地之間非悻悻者

比也故卽之也溫然若無所挾而發之也確然有不可易處
則爲良士出則爲純臣在郡縣則爲循良在諫臺則爲忠鯁
震疊之而專聞明肅之而執法調燮之而鼎鼐如此而得如
此而失不以易其志以公之正直雖所養未得大究其不以
此易其平生無疑在有志者無遠近莫不想望風采而義方
庭訓一體膝下者顧反其道豈其然哉其粹養於理義之中
而溫然確然隨遇而發真能克肖若翁無疑茲固肖林之所
以自名未可知也肖林授官得深州守同門者以重別共謂
余言余不佞不敢多及姑以平日之所竊擬者申而問之雖
然告之人固有父子克肖亦有相反者矣吾又安能以億見

而取必於肖林哉姑以深州之治卜之而已抑古人有言知
余者莫如父肖林之任必先歸省願以愚言為質且申告曰
以朝廷方剔姦用舊一新政洽後進之士引領依歸山林之
間未可以有子而長往也

蘇贈化州守序

代作

圖

UJI LIBRARY

士君子有志世用不患無見知之會而患無可知之實不幸
有其實而無其會自非宏毅之士未有不變其志者迨其終
之無所成就則不反其在我而曰上之人不我知也嗚呼何
其悖哉士君子懷珍握瑰固未嘗不欲受知於人然在我者
初不以之加損也幸而我知則其志固得自遂不幸未遇其

會則雖韜光斂彩而在我者可以自信沉升遲速若寒暑之
序遷而我無與卒之事久論明聲價終定非古宏毅之士何
足與此余鄉某先生夙抱奇偉以妙齡領鄉薦自後養益純
實蓋卓然有益於世用者余始計偕卽與同事竊謂宮選廷
對是皆所當首讓然予竟僥倖而先生久不獲遇余竊自思
此主司之失使余得典文衡則若先生者必在首列自後予
適承乏棘院而先生又以事家居余固嘆先生之不偶而恨
不得爲中朝廷進一良士也每與同事者惜之今年春余復
叨乏而先生尚在試列余竊自喜謂幾年夙願必在可酬而
竟無益於事嗚呼豈人之榮進信有冥冥者司之而非人所

能取必如此也夫以所養若先生以知先生若余以畱意於先生若余遇矣而卒有未遇雖先生不爲余過而予實不能無愧於中者徹棘過訪意先生必有不釋然而先生略無愠色勉就銓選則得今化州守朝廷方重民牧州守在甲科必優列者始授先生就選主司第居異等卽授以是職是不可謂不知先生者余又過訪意先生必欣然也而略無喜色更竊思之以先生之所養失不愠得不喜無足疑者古所謂信其在我者非與懷握旣奇聲價終定況今自朝政肅明仕路清廓超奇拔異由州守遷外臺者月二三人以先生之養得見之設施司銓衡者其能不加之意惜余不在其位不

與手焉耳然前旣不能必先生於文衡復以銓衡爲言不

與引手焉耳然前既不能必先生於文衡復以銓衡爲言不
惟言者爲有慚色而聽之者亦孰以余爲信且先生胷中曾
不以此少滯也夫復何說故於其行也聊爲宏毅之論以發
其珍瑰而東坡方叔之感亦少見之言外使他日聲價既定
人或以此恕余之不明而余亦得以有詞於人云爾

夫以贈楊正山叅羽林軍序

人之生也不幸而無財與才亦不幸而多財與才不幸而無
愚者之病也不幸而多則賢者之病也正山楊君少負奇瑰
先大夫楓溪公之初歌鹿鳴也一見卽歸以妹曰是能繼吾
跡者旣入泮宮馳聲奮翥咸謂卽當遠到不幸少滯卽以貲

入太學馳聲奮翥大司成六峯周公尤器之亦謂卽當遠到
不幸少滯後以貲注銜經歷及選得今羽林衛昔蘇季子有
言使秦有洛陽田二頃安能撼六國金印嗚呼使正山而不
以多財其肯以貲授是職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爲信然矣
夫以季子之才縱不處窮困必非久居人下一無表見者恐
未必轟然振動六國也然自非季子古今之窮困者亦多矣
其能皆轟然自振否也以正山之木使不處饒裕其所到縱
未敢遠擬古人然或堅其德性益其文藝自入貲之外不能
自取一官哉方今以科目盡天下士以奇瑰之器而自同於
常品則多財累之耳然多財而無以自藉古今之厚積者多

矣其能皆拜官近列否也吾固惜正山之累於多財而猶幸
其有不盡累者也雖然季子不累其才矣要其所就非惟不
歸於聖賢而其身則亦不免則多才累之豈迫於窮困雖希
世取寵亦不暇顧而致然與使爲秦者少能自慎卽未必轟
然自振必不至不免於世然則爲秦者其亦幸而無財故爲
能致用以自見其才其亦不幸而多才故不免過用以自速
於累然則財之與才皆人所不可無而尤不可多非多之爲
累而過用者多使之也羽林雄冠近倖亞於錦衣武弁之員
不啻數百經歷獨以文職叅其中舉動少不可人意物議乘
之卽起居是職者其可無才然才不可過用也正山智術猷

幹皆出人右故愚不患其無才也而患其用才之過有才而過用與無才等正山之入仕也既以多財累其志矣其既仕也豈容復以多才累其用哉懲厥始慎厥終端嚴靜一不以卑薄而隱直道不以辨博而輕武士事其賢者友其仁者役其事我者兢兢焉若將弗勝惕惕焉若將或免所任雖輕隱然實有可重朝廷方破格待天下奇士況輦轂之下有或遺哉而復何以二頃為憾哉辱戚末彼此相厚之道諛悅非正也故方以多財為惜而復以多才為規嗚呼此語賢者之道也

奉壽陳母馬老夫人七秩蟠桃圖詩序

丙寅

陳母馬安人七旬華誕季壻樓用禮甫繪王母蟠桃爲圖且
求名賢題詠於至日稱壽囑余序諸首余惟古人愛敬其親
長而寓言於神奇也者惟其物惟其意桃一物耳若干年而
花若干年而實古人豈好爲是誕說哉歷歲久而成實艱者
足爲長生之藥以喻閱歷深而諳味熟者足爲生民之藥石
此寓言規諷之意在其人之聽德也始夫人相夫子以進士
起家自後掌武銓出下寮復起守大郡而歸老林泉也其間
榮辱升沉態更千百旣而課諸子以三世科甲之箕裘而淹
泮沉例或且化爲異物而畜羽者思奮而猶未遠舉也其間
憂喜去來亦態更千百而夫人淡如也得如是失如是惟婦

道母儀是率此其幽間貞一固得之性而閱歷之久諳味之
熟不特可爲藥石於閨門者是亦三千年之桃而今日所以
有取云爾夫蟠桃三千年之說不可信要之珍奇之物出必
間世亦理之常陳氏累世簪纓今既少間而夫人儼然長世
盤錯根節以待其復茂吾見陳氏之桃其將又實也已夫指
物搜詞以發愛敬之忱者祝頌之道也比物陳德以彰久大
之懿者博雅之事也愚不文聊以引其端云

永思集序

事親之道生則敬而養死則哀而思哀思之動也形諸聲則
爲哭泣之慘言詞之感甚至有三年不言者見諸身則爲擗

踊衰麻苦塊之節殮葬饗祀繼述之儀甚而跣步之不敢忘
終身之不敢易非更僕能悉伯風樓先生以風木之恨觸景
遇物必見諸詩不踰年累至成帙命曰永思集余偶讀之酸
鼻側目不欲終卷嗚呼先生可謂深於哀思者矣昔王魯直
丁母憂絕不作詩而梅聖俞寧陵之句或者譏其太早晉孫
綽不云乎敢冒諒闇之譏用申罔極之痛是或一道也察於
此可以識先生之心矣先生之詩略不求工惟直寫其天性
真所謂焦以殺者然此特形諸聲者耳其見於身而措諸事
又必有進於此者嗚呼此人子之所不厭爲而亦人子之所
不忍言也

送郡侯明庵徐公入覲序

丁卯

郡侯徐明庵公之將入覲也邑令梁君甫至入通籍出即
謀所以獻行者於余夫令之與守屬最近令欲行其志惟守
是視梁君以名進士試宰百里所賴以發其奇瑰者在公而
公適榮馳宜有不能忍者顧余謙薄何敢當命然披拂春風
每先齊民正欲表其區區則又有樂爲之詞者其敢自諱竊
惟公之將來任也風流文章政事之聲望已先襲人及至而
不動聲色城市有謳田野有歌江海有備而皆莫知其所以
然嘗挈予登大觀之堂履蓬萊之勝眺視廓井里舍烟火輿
楫居者行者耕者市者聚而散揖而讓者顧余曰越之民其

自愛若此余對之曰有愛之者故民得以自愛公亦欣然而
笑於戲斯民斯景熙熙春臺之上將有操切激勵而終莫能
得者況當此兵燹多事之後而能一旦優游煦而育之使益
若春融勃若風動此其能事有異常者矣顧曰越之民自愛
也又豈常情所能至哉蓋有無其善而自居者矣君子曰是
可以膺異典而宣大惠矣制三歲而覲寵錫課督莫不有常
今聖天子當陽玉帛萬國此其首會將必有異常之典以
風勵四海而四方之利見者亦必有異常之猷以獻其媚愛
其或進公問何修而治公起而對曰皇上聖神越民自愛
則天子必曰公長者命書之冊而繼之以再三將有不容

此而反妨於彼者愚鄙且情少既失學長又抱於俗忌其視
詩文若臧獲之於樵牧尸祝之於庖廚也自卒業南雍得文
章辨體於書肆持歸讀之不覺神怡自後稍稍學步雖不能
造其藩籬而舉業之痴類則因此益明然後覺俗忌之妄而
悔其用力之晚然其說遞相傳習不知何自而始夫亦志青
紫者利於捷徑恐爲彼妨功云爾世亦有不事詩文而終身
不偶者使以之彼此互進縱未脫穎豈無小補哉愚既少有
覺悟而欲參大乘終未之能豈其質之所局耶抑亦學之過
時而然耶自入仕途既脫俗忌若可猛勵而奔走風塵反有
不暇然後益知俗忌之悞人而尚有不敢自畫者乃檢點舊

藁於散失中僅得若干篇爲一冊而名之曰學遊集皆諸生時藁也藏之敝笥以驗自後更有寸進與否而爰綴數語以告兒輩始知俗忌之未必然云

不附贈錢使君序

蘭石錢使君之提舉黑井也潔已愛民修常剔蠹一井賴之而撫院陳公按院劉公交章旌薦凡附井之眾莫不歡欣奔走而士子尤甚紹學博阮君索贈於余余惟陳劉二公望重海內華衮士林鼎鈞朝議一言足矣而顧求益於鄙陋豈流俗枯槁者之言反有加於當軸之名公哉意者諸士子無已之情欲詠歌其事以傳之無窮則余又非文章之士若曰當

道之言惟誇獎其懿美而欲以余備藥石則不惟錢君之金

道之言惟誇獎其懿美而欲以余備藥石則不惟錢君之金玉無所容其追琢而流落枯槁之士荒鄙固陋原非可與數於他山之石者尤所不敢聞也顧黑井地屬定遠司縣實相唇齒而前此諸君意見不制反成矛盾者有之不才流落辱當道優容偷生此土多君之愛事無大小莫不絃調味濟故窺伺者賴以少戢而余雖在枯槁中得以少譴罪累則不可不謂之相知宜諸士子之不能忘情也昔人有言天下事莫不成於同而敗於異藩籬能剖四海一家況本相唇齒者而顧可以異心乘之使細微者得竊弄其中以敗乃公事吾二人不能長同事於茲土則茲土之民恐不能熙然無他慮余

暫寓而已民亦何恃所恃者君也夫爲政患不能廉廉矣患無能廉且能矣患無識故凡當同而反自異者皆無識起之也方今時明士法何患不廉且能願有識者十無八九以余之鄙陋君且油然一體則君之識過人遠矣以此始以此終人雖異不失我之同則豈惟一井賴之此固諸士子所以致情於吾二人之意與則吾亦安能外諸士子之情以願君也陳劉二公之章朝上於庭夕且風行海內其所以重君者何在君必能自得之矣余何言

萬一樓集卷三十二

終

萬一樓集卷三十三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序

贈礪嘉李令尹序

礪嘉陳生訪余於定遠爲其令尹太宇李君受知按院縣之
父老子弟皆踴躍稱壽欲余代之言也余惟尹之難有二省
刑寬斂悶若無爲下可以得乎民矣而或難乎見知於上崇
華飾薦赫然有聲仰可以得乎上矣而或難乎見信於下礪
嘉地莽民疎瘴厲滿境夷流雜處爲尹之難甚於他邑李君
何脩而使上下之交得若此也余屬李君知日接其容貌渾

渾耳言詞恂恂耳語及民瘼吁吁耳寬省之實量有之所謂
崇華飾薦似非其所長也而竟亦不遺知於上豈時清道泰
上下之心同於爲民故公論自明而不窘於常時之所難與
抑別有道與陳生歸偕爾友生父老稱觴於爾令尹之前其
以余言質之使余言而信也不惟足爲令尹壽亦足爲世道
慶如有他道幸亦以復余素習詹尹術將小而居之也

贈滇南楊七泉太守序

余始讀黃叔度傳怪其徒以虛言崇獎而初無據實竊疑史
氏之文勝也及觀孔子扣用世之撰諸子爭相激昂各陳所
能俱鑿鑿有據曾點惟以漫遊自許疑爲無實而孔子之所

與顧在此而不在彼使得邦家則諸子之才固所不能而首

與顧在此而不在彼使得邦家則諸子之才固所不棄而首
所推置者將不易矣然後知古人之所重固不在事爲之粗
跡而盎中溢外隱然自有至處范蔚宗雖非深知道者其傳
叔度可謂得其杜德幾矣然終亦託之空言也韓淮陰伏跨
寄食甫任使卽罹譴典已爲大將且見侮敵人唯蕭鄼侯以
爲國士無雙而其言卒信夫淮陰一策士耳未可比之子路
且非鄼侯不能知也況其渾然真至不在粗跡者哉宋玉有
言始爲下里國中和者數百人爲陽春白雪和者數十人引
商刻羽雜以流徵和者一二人夫古人之所重旣不在於粗
迹而其所以可重又非淺淺者所能識故惟得遇知己則龍

泉出匣驕騮展足大小必有所就而要以其至者爲貴余始入滇聞滇南守楊君之平生或曰博洽多聞咳唾金玉君文人也或曰弛張繩法政出民安君良吏也及遇之逆旅歡若故知每把袂怡然不能別別去恍然如失者終日文人良吏似未爲得君之至使今之世有蔚宗不知將何以傳之而更得依歸聖門推致當道其所成立必不可量惜乎世未有知之者徒以其可據者見許而余雖得其彷彿又無推致之力相與長笑清歌反爲旁觀者所疑而已適侍御劉見嵩公旌君最政學博何介君楊陳二生遠訪索贈余唯侍御能知君哉君有赤之禮樂有求之藝有點之大致以文知君知赤

者也。以吏知君，知求者也。諸君待之，知點者，且至矣。

贈陳都叅序

文峯陳君之叅滇閩也，廉能異常，上下遠邇莫不傾心。三年報政，赫然稱最。其拜在下風者，往往遷職，而君猶守舊綬，同袍諸君謂余宜有言以張之余性。國家三老陟明，取法唐虞，以君所處未爲過歷。且君不以此介幾微於胷中也。夫何言嘗讀漢史，指李廣之所以不侯者，曰：罪莫大於殺已降，竊不然之。夫殺降，誠天道之所不赦，而古之至聖大賢亦有終身不遇者，豈其所爲亦未必盡慊與？而多行不戢，舉足侯王者不少。以此爲訓，說易窮矣。古之君子，其爲善也，非以期吾

之遇也其不爲不善也非以畏吾之窮也吾盡吾分而其所不可知者付之適然而已夫滇僻在一隅蒞茲土者舊多寬平而一二年來偶尚操切習染成風訐人之不善以示已之長掩人之不見以快已之意此其用心之酷不啻乎殺已降而已也以君之廉吏滇者鮮並其潔宜其以廉而病人以君之能吏滇者鮮謝其才宜其以能而病人以君之得上間有可入宜其不無驪黃牝牡而溫如恂如賢者敬而禮之不賢者矜而規之未嘗少萌疵瑕此尤常情之所不可及者且廉者易刻能者易炫而君皆無之故需遲一官豈司衡者加意於遐方之風俗故多畱長者以爲之輔與況銓司之法原以

久任爲優則君之不以介於胥中無足怪者顧吾人之必於

久任爲優則君之不以介於宵中無足怪者顧吾人之必於
爲善而不爲不善原非有爲善始善終不以宦成而或怠不
以遇乖而自阻此君之所優爲而凡吾同役茲土所當共勉
者僭用及之以張君之志云

別都參軍陳文峯序

余自釋褐與陳君拜官於銓曹或謂余曰此吳中名士也余
時奔忙風塵未暇刮目及得罪至滇陳君猶滯都幕一見握
手如素有期者教訓左右匡余不逮唯恐不至嗚呼余何得
於陳君哉陳君之爲吏也持廉秉公當道俱爲之嘖嘖榮進
有未可量而余偃蹇不登於士類顧余之視陳君也如覩鸞

鳳山陳君亦不以余爲鄙薄豈氣味之投自有所在耶陳君
曾與余並轡市過顧易貨者謂余曰鶴劍此方所尚然亦有
過於鶴者卒不若鶴之易售也余曰此貨名者也遇貨實者
當改價矣又謂余曰金石之爲寶一也登之廟廊則燦然增
色余曰此人視之耳在金石之體初不加損也又謂余曰脗
合莫如底蓋久未免齟齬余曰此形合者耳若夫銅山靈鐘
雖遠猶相應也陳君欣然君賢聲滿滇五稔餘矣局於籍尚
未得遷余得間將歸耕陳君曰得無忘今日乎願子遠圖且
必有以教我余感君雅義渭城杯酒不忍徒盡而謂天下事
有可以少喻也爰卽平日之所論議者不嫌瑣細次而歸之

四書程文選序

國家取士以文而每取士必錄其文之可程者固曰士之文也而實出於主司之手豈不以風檐寸晷卽魁梧蘊藉之士不能盡展其平生故必假重主司庶不忝於風示然與然歷三百年來理學日明文彩日盛墨卷之文往往華於所錄然程文卒不可廢也墨卷傳不過百年程文有景泰年間所錄至今尚傳者蓋嘗論之墨卷譬則士女也光彩動人程文則名家老嫗芳姿拋謝而舉止動作厯厯可法墨卷譬則披不皺也色相工密程文則大斧皺文入眼似拙而意匠曲折玩味有不可窮者然則善學者將何取乎童子買舉業書得麻

沙劉氏所刻四書程文余爲選其尤者懼鄙見不時叅以王
晉庭秋元所選再加品酌共得百六十餘篇爲集蓋秋元積
學有素兩經激賞其眼力正時故敢據爲準直然必竟有不
能盡同者而大要不遠矣大抵讀程文者先意格略詞藻余
雖言之亦何能盡在童子之自喻而已隆慶壬申孟夏之望
此中軒居士駱問禮序

運甕編序

駱子放伏兎野日閉戶與童子講舉子業亦時爲舉子文且
名其編曰運甕客見之謂曰士行之運甕將致力於中原也
予無意於天下矣而復以自儆何言與志之殊乎且予已蕉

鹿原兔而復爲筌蹄乎駱子曰然子以君子之自力皆以致

鹿照兔而復爲犖蹄乎賂子曰然子以君子之自力皆以致
用爲乎使士行而無志於中原將遂阮籍稽康之徒是同乎
夫士行之所習者勞也愚之所習亦勞也顧士行以專愚以
漫拋書謝客之暇以爲尤賢於博飲故樂與童子從事若景
仰前哲卽乏雅道要不敢以是爲權輿也所慮者藍不能出
青則謂元之尚白者將至故旣告客卽以書之首簡固將以
自省而亦使童子知此非學之本業云編凡若干篇嗣後作
者將以次入隆慶壬申孟夏之朔此中軒居士駱問禮序

忤權寃忠錄序

士君子之公論在人事者有定有不定在人心者則未嘗不

定也何者士論之幸也則人事與人心而相符其不幸也則
是非之公能變於人事而卒不能變於人心惟人心之不變
則人事所在亦未有終於二者特其遲速之不同焉耳故南
京太常寺少卿夏公某之忠義人所知也方世廟中興之
時世道方在太和中而卒不免固已可異及後羅盛雖釋
彈迹猶存身後二十餘年朝廷揚幽洗垢凡在窳抑者無
不晉獲褒嘉而獨不逮公何公論之不幸至此耶嗚呼事固
有然者矣昔韓淮陰以蓋世之勲遇漢高爲主以蕭鄴侯爲
相其帶礪豈無足保者而藏弓之悔至謂其欲爲不軌者內
應夫以淮陰之英武卓識不惑志於蒯徹鼎足之說而顧欲

遲於赤符當陽之會哉此固有心不然者矣然自此獄一成

逞於赤符當陽之會哉此固有必不然者矣然自此獄一成
則不惟終漢之世莫爲之白而萬世之下亦莫有能改其喙
者蓋執其形之可疑而誣以理之所有日復一日又誰何者
曾居淮陰之側真見其行事所能白其心哉夫以鄼侯之休
休初非妒功嫉能者而況淮陰又出其轂中何甘心至此其
爲主之心至而不虞其過也夫天不已定矣餘無足慮矣獨
淮陰百戰百勝非諸臣所能當萬有他志未可高枕無罪而
及之又將使吾君有薄功臣之名收寧負信而不欲使吾君
有側席之意寧使信有悖逆之名而不欲使吾君蒙難與共
安樂之議此其事誠左而其心則亦有無聊者也方世廟

中興之際大禮未定之先當事諸臣以一二疎遠回滿朝之
議凜凜乎出百死得一生非一世廟之獨斷將有不知其所
終者故其後晉聖孝雖伸典章雖正而瞻前顧後惟恐有乘
其隙而間之者而公於當時尤為赤幟是故責公以不焚諫
革之義穢公以亦為烏喙之說使必不得自白庶異議者不
敢復作此固鄴侯為主之心也寧知伯夷叔齊詆武王為不
孝不忠太公不過曰義人也扶而去之而已然二子者不惟
無損於周而實為周之光時當事者不法太公而法鄴侯此
公之所以不幸公固不以此戚戚於九泉而孝子慈孫之心
則有不能一日釋者矣公嗣子某痛公冤之平白集其先後

奏疏并諸乞及諸司文移爲錄其用意遠矣比尹吾暨以愚
粗聞公之風者授爲之序嗚呼士君子之公論豈必書黃麻
紫誥而後爲定哉今天下仰公之名若山斗而嗣子之尹吾
邑也允稱循良識不識皆慶公之有後非公忠義之在人心
能爾耶行且待之未有人事而能違夫人心者也

昭忠錄序

今一皇帝卽位之三年贈故南京太常寺少卿夏公良勝爲
太常寺卿先是公以言忤當道當道者激先帝怒謫戍竟
死戍所後雖恩詔屢覃尚未有特及公者公子今吾邑侯
念東力請之有司尚有難之者侯於是集公先後奏疏并諸

司文移爲寃忠錄至是復有爲之請而恩贈及焉侯復奉
天玉音及諸司奏請之文爲昭忠錄君子不惟慶公之忠義
獲鑒於上而且頌侯之孝爲能致自上之鑒嗚呼公之忠
義一也在先帝時則若是之若逢今皇帝則若是之榮
使先帝之鑒公也亦若今皇帝則其榮遇豈惟爵命而
已然非歲寒無以見松柏卽事業之熏灼其忠義之名能振
揭於海內若今日否也使今皇帝卽位當事諸臣卽爲奏
請則吾侯亦不必哀號激烈若是雖仁愛之切又何以自見
故人徒知公之忠義獲鑒於今上爲榮而不知其未孚於
先帝乃所以成其忠義之名徒知白公忠義者爲有司之

良而不知擠排而遲抑之者乃所以顯公父子忠孝之實也
嗚呼察於此也則世故之不齊皆可付之一笑而是錄雖不
作可也然非此二錄則尚論者又何稽乎愚始讀冤忠錄未
知其有是也序之尚懷不辱及得是錄不覺躍然復僭書之
隆慶六年春二月諸賢駱問禮序

橫山黃氏重修族譜序

古謂聖賢將相無種竊嘗疑之商道式微復有孔子孔子已
盛復生子思太史公疑項羽爲舜苗裔新莽之亂盜名號者
紛紛而光復漢業者卒歸帝胄若此者何與然堯舜之子爲
朱均漢高提三尺劍爲帝衛青人奴卒爲列侯吾以吾之說

而彼以彼之說則卒有不可一者若竊觀天下之物而究其
大凡則固以有種爲勝特不可以此爲訓蓋懼人之自諉焉
爾何者李無桃實榴無杏花松之實不能華杉而豹不育虎
鳧不伏鴈此猶異品也至於麥有大小梁有黃白魚之魴鯉
鳧之大小雖百產而不能以彼爲此惟以地利天時人事之
不齊而盛衰則有之其他若橘爲根蛇爲雉之類雖非其常
亦有定變使其無種則皆胡爲而然哉人者萬物之靈雖同
得天地之秀其自強之道固存乎人而遺體習氣各以族類
恐亦理之所有者特其盛衰乘乎所遇譬則稼穡人力未至
則美種固有時而歛收若其天時地利之同則人力之施必

有易於常者矣考之邑乘吾豈族望之舊莫有過於相門之
王橫山之黃者而黃爲尤懿語其可述之大者若望烟樓仁
壽莊贖人而來金甲之賜養母而獲旣旨之視行義文章科
名之盛縷縷莫罄非古聖賢將相之種能然乎逮入我朝
雖行誼文學無改於舊而科名少替識者惑焉愚謂種之美
者不能無歛收逮獲其常視他種必倍此天之未定實理之
可必者況今行誼文章未嘗少衰於前飫膏粱而待碩大負
鉞基而擇疆界方易易爾黃氏族譜自宋以來凡經數脩其
初崇安公開所自述其後則金華蘇公伯衡宋公濂黃公潛
及邑人黃公鄰張公辰俞公倜陳公洙諸皆名筆序之詳矣

今其賢齋儲郡伯璽儲中舍道中暨諸昆玉復續脩之而以
秋元愿屈乘其筆既成屬愚序愚適修寒族譜考其凡例有
不能盡合者亦各行其志而已夫譜以紀實能紀其實縱橫
顛倒無所不可郡伯諸昆玉皆稔於文者良得之矣獨覽其
世敘而不能無餘羨焉因循說以致其意若必欲考兩家
譜例以歸於一則固未之及也

奉賀邑祭酒一泉陳公序

國家致治惟政教二者而一者之中大率政爲實而教爲虛
何者一日無政則民無所措手足教雖化民成俗之首務然
國家以文取士故設教者多先文後實而士恃此以進身

其有志者固不待教其無志者雖教之不刑然則非教之虛
勢使之也而間有致詳於其實者反以爲迂闊而抵掌竊笑
之非好古篤行真以教化爲已任者孰能敦本尚實使與政
事相表裏哉若吾一泉陳公蓋進於是矣公溫溫雅飭吐詞
若不出口而確有定論不少詭隨於人望之皆知其爲有德
者儒學寒官由古不以此觀人之廉而公洗削謝絕不染一
塵爲詩文典則明瑩不以艱深先人固以得教人之本矣其
作率門下士則務以躬行實殘爲要陳設科條品題黑白井
然有常不特課其文而已也故士無少長無不興起悅服夫
以政之不容不實且有苟具文爲以飾一時之耳目者以公

所處可以隨時而獨能剋勵尚行必崇其實率此道也使授之以政其肯有一毫之不至哉侍御謝公觀風於浙權衡大物不爽毫釐爾首許者公在焉同寅諸公暨門下士喜爲公壽而索言於愚愚惟公之教行矣行將蒞政故著其說如此庶後之考政者將以愚爲知言云

南雍聚樂序

戊辰

此嘉靖己未冬余卒業南雍時相與友也列無序惟所書同年友與故相知者弗書熟也同在厯者止此矣在監者不能盡載載其同堂與最密者耳時值嚴寒且冬至齋習假日爲多入監甫月而隨羣逐隊得相雍容者僅十餘晨逮厯京

畿道則鎖院叢居清朝良夜促席高談雖四海九州一時萍

畿道則鎖院叢居清朝良夜促席高談雖四海九州一時萍
遇而情聯義契儼若家人誠爲樂聚時謀彙刻爲錄弗果而
散今幾十年偶檢此冊撫視緬懷聚散升沉室邇人遠有無
窮之感嗚呼人心不同好惡殊趣況以余之不類動輒可憎
安知若而人者俱無遐心而乃眷眷若此顧鄙陋之私樂就
模範可法者師可鑒者遠昔雖不無皂白而離索旣久觸景
懷舊有惟見其可慕而圖晤之無由者雖雲泥勢隔不暇計
也容知其弗余邇哉雖然向微是冊余之所忘者亦已多矣
則是冊之存夫亦有不可已也冊舊更錄之附此隆慶元年
仲夏之望諸暨駱問禮書於丹陽舟中

贈梅臯蔡寅文擢守大理序

梅臯蔡大夫擢守大理戒行同寅諸大夫送之郊愚從大夫後僭爲言夫大夫司繕曹幾三年於此矣大司空自貞菴曹公洛南陳公元洲張公暨今對山林公少司空自遠峯汪公幼海董公暨今鳳竹徐公莫不器而重之每事必曰問蔡正郎云大率大夫之爲政廉直有餓其興作用一木一竹若出已有而諸所建置井然不可槩之尋常蓋大夫歷州郡久堅忍習服何啻百鍊宜有然者夫用大者置巨遷宜得善地而方其內徙旣在諸曹末今出守又屬萬里外在人情不無他念而大夫無幾微介於胷中俛焉惟思盡職茲且欣欣然冒

炎蒸涉山海了無難色所明真知輕重者非耶夫官至郡守

炎蒸涉山海了無難色所謂真知輕重者非耶夫官至郡守
橫金專城何擇遠近且桑弧蓬矢男子曾事事矣願與大夫
同起家者內則不覲冕列戟外則開府分闈莫不蒸蒸而大
夫方分符一鄙干將莫耶不以割犧牲紫繒素鞞不以藉璋
璧而千里之駒不服下澤豈惟用物者當有鑒卽物亦當自
審也夫滇雲西南極邊而大理則滇雲懿郡據六詔之中不
惟蒼山洱海秀甲一方而聲名文物中原都會未之或先也
且前守政考異等安綏蕃緝回視隣域穢敝叢興而警楚百
出者不啻天壤謂當道者涼大夫故麾之外鄙則滇亦多郡
而胡獨授之以懿地若謂借大用以和遠方則不以投之穢

徹警楚之區使盤錯得藉夫利器而乃納之中原所未必過
之地豈將使大夫臥治之耶此其意必有不偶然者矣夫事
豈無偶而值者在泛然者斯無惑也今冢宰前司空也其知
大夫深矣相知之深而其所授地乃疑於知不知之間在他
人不能遽測在大夫則可自審必審其意於始而後之所到
可以無負漫與而漫爲之卽優於職非所以語於知己之深
也大夫其謂何諸同寅奉觴以進太夫肅然曰吾濟之矣顧
諸公所遇雖各不齊要必有以也願亦以處遂各書而歸之
對金豫賀南京禮部尚書致仕曾泉林公七旬壽辰序

代徐

鳳竹公作

曾泉林公自南京工部尚書遷禮部致仕未幾易歲公冢嗣

晉泉林公自南京工部尚書遷禮部致仕未幾易歲公冢嗣
對山亦以工部尚書遷嗣公位而愚忝爲工部貳公是年六
十有九明年爲七旬夫入長公昔歲則已當其旬矣先是對
山公圖便歸稱觴不得而仲氏仲用使君適遠公朝南過對
山公喜動於色曰盍便歸寧吾親乎則使君出京時已陳情
當道得其間矣愚忝父山公年末日辱寮後又辱與使君同
事江右則通家晚進莫有幸於愚者於使君之行不能不揚
眉而附頌也乃謀其說於司屬或曰昔公掌邦事于茲節浮
謹度至今爲式而今尚書復藉以世濟之休益振舊績豈惟
公私之利列職者尤賴焉以職事頌宜莫先於此者或曰其

然乎公世信玉堂才宏望鬱鼎丙魏而偪周傅然猶未盡其
用也以其箕裘付今尚書公行且入秉鈞衡措四海於仁壽
而聚百福於皇極則公之大用方有所待以世業頌宜莫
先於此者或曰又其然乎自古父子兄弟爲公卿者指不數
屈而公不惟有子也父文安兄康懿其他執簡綏纓聯袂而
趨者不暇悉數莫不負崇抱碩保有榮名方公之斂圭璋韜
干莫而襲韜之也罔不曰聖天子未能終舍公也其尚慎
之而茲且當授几杖賜安車則昔之所斂韜者已保萬全終
可以無愧色於文安康懿矣以世德頌宜莫先於此者或者
又曰世之昌也莫不有世家大族秉光宣哲智安力攘如雷

震之震烈如風雨之疾迅者以佐天子振揚大化之威靈亦

霆之震烈如風雨之疾迅者以佐天子振揚大化之威靈亦
莫不有世家大族乘光宣哲靜維默運如五嶽之鎮重如四
時之潛移者以佐天子保蘊大化之和氣而保蘊之功於振
揚尤多蓋保蘊以靜振揚以動振揚必俟常路保蘊則無間
於行藏我朝功名之盛公族之外莫如靈寶之許然許氏
之功名多起於邊陲而其用在動意者天其以許氏厚國
家之振揚而以林氏厚國家之保蘊乎天之厚我國家
者無窮則所以厚林氏者無艾而公之福未可以常情測也
以世輔頌宜莫有先於此者愚不欲執其前後也他日使君
行對山公奉詞諄諄懿哉皆忠孝之謨也以愚通家俾聞其

萬一樓集卷三十四

燕紛乎知臺風背而突未幾而築諸暨駱問禮子本論著山

職序

贈駕部馬映臺寅文考績北上序

映臺馬公由分宜令遷曹雷兵人莫不曰以所蒞邑者蒞曹
當必有異政適大司馬清渠劉公壯猷斂策懷奇者爭白獻
致而映臺曰惟默默始主武庫職在督學督學之外似無能
也既副車駕職在班騎班騎之外似無能也兩攝曹務循故
事而已故事之外如弗知也或者謂映臺無所可否既而獻
可否者功未悉奏而映臺所職莫不章陳實飭以士則蒸蒸

飽韜吐略鞭駿而樹鏃可以備將帥之選者比比以騎則雲
羣錦布市不取盈而行伍充足駕務重在衛卒貢臚衛卒幾
二十年不更老胥亦忘其典章臚政利害蝟興而映臺從容
不數日咸運之掌人始知映臺非無可否者一日選騎愚適
過之戲曰公選騎能談騎乎應聲曰騎亦何談夫騎之上者
必駕百鈞馳千里而後見若輕駕而近致之與凡騎等爾愚
曰然近督造兵得劍說亦若此夫劍之良者遇盤根錯節固
解遇朽脆亦解然用力則殊矣使以刃盤錯者而刃朽脆能
無傷乎映臺顧肯而笑未幾清渠劉公得告歸大宗伯對山
林公署部未久而晉菴戴公來爲大司馬映臺以庫駕二曹

通滿三載績得考入質于朝同舍諸公謂愚宜有言以贈夫愚何足以贈映臺顧曾與論騎劍矣映臺之考績也由大宗伯及今大司馬而御史大夫而冢宰莫不稱最固矣其所稱最果輕駕近致而刃朽脆者乎抑亦駕百鈞馳千里而刃盤錯者乎夫聖朝並建兩都張官置吏固無彼此而大率以南曹爲養資積望之地故雖不欲使之偷惰無爲而亦不責以罄精殫力謹常務不墮成憲足以重根本矣苟使矜其智能躑躑自喜必攄吾所蘊而後已是驕驕汗血於輕車而龍泉勵銛於摧朽其取誚反不下於偷惰者然則其所稱最之意端可見矣以是入質於朝所評而報何獨不然哉映

臺行矣映臺曰言盡於是而已乎余之談騎猶有進於此者
五衛士聯騎跨黃者曰此騎一日千里惜無其會耳跨驪者
亦云明日俱得邊命跨黃者終轡追風而驪騎躡躑終日不
過白里吾子得無塵鑑于驪黃耶愚曰否鸞刀與干將同斷
韋然鸞刀力而干將暇吾觀於其暇也映臺行矣至京師遇
善說劍者請以愚言質之而馬則將逃衛士之鞚何者乘其
未之有邊命也

宗山壽我泉程公七十序

大夫而泉程公不辭故固矣其

封奉直大夫工部都水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新安我泉程公
令武庫大程震伯翁也壽屆七旬諸大夫與震伯遊者謀

馳使往壽而屬其言於駱生問禮禮也不文辱通家後敢無
詞夫世之以言壽人者禮知之矣本其素履之令徵其算社
之繁而復佐之以可喜可玩諸福之物陳之堂除以薦觴稱
慶是亦事之不可必得而俗之傳以爲榮者也今之壽公也
其奚以哉新安多世家大俗而務以美善相砥亢其下者齋
輕實不遠千里走都會伺時棄取蕃息積聚不至埒陶朱猗
頓不已而上者乘時策勳高車駟馬誇耀閭里其又則沉醉
典籍乘以他善技要在稱雄一邦其不爾者共嗤以爲大蠹
而公皆漠然不以入于其懷固嘗遊藝苑待公車每爲有司
物色要非其素所鵠視而農畔之者故卒爲棄井而震伯能

就外傳卽使之走事東郭鄒公荆川唐公及沃洲呂公緒山
錢公輩每曰我德薄不足學此皆海內名公也使爾學之無
成卽博洽如班馬富貴如趙孟終非我志故震伯雖早致青
雲策功沐澤以至蹶而復振皆非其所忻戚而孜孜然期其
必致者獨有所在夫公之所素期者既有所在使壽之者徒
勦夫世俗之說而佐以玩好卽燦然觀聽公將目攝之矣惟
有道令子之所至因曰幸哉有子如此庶足以少動其色笑
然知子惟父卽寮友之深交或未能過乎家庭之熟察是對
楚客而追雲夢之沃也而外是又更無足爲公道者震伯違
公而修宦業又幾年矣前此勿言自厯本兵大司馬清渠劉

公壯猷宣力不得程正郎署筆不敢下而大宗伯對山林公
繼署司馬事其重震伯亦不在劉公後爾務本兵爲繁利害
倚伏同事者可否或不能相入而震伯兼濟其味非深有所
得其何能然且劉林二公負當世望卽震伯前所師事四公
也震伯見重於二公而謂其無得于四公者否矣非素安其
學而不叛必其新有所至無疑也至日公開筵親友畢聚舉
觴稱慶必不少悉之素履之令祈公算祉之繁并佐以可喜
可玩諸福之物者使人去其殿諸賓後敬洗一觴蹠而進曰
竊祿南都通家諸小子以職事之守不得執役庭階謹遣牛
馬走頌百歲壽無他詞惟令子不叛於學或新有所至公有

不欣然進使者更留諸賓暢飲而罷吾不信也其或私使者
詢誰所致詞幸母曰諸暨駱生使公噴飯且曰何物孺子能
見吾杜德機云昔對人云其精實矣將一熟瀝而並曰

歎辭壽御史大夫讓溪游公七旬序其年之業扶立以四喜

古大夫七十而致仕然亦有過此始入官者何與君子曰夫
禮言其大凡爾德艱致用未老而廢道堪經世彌老益壯非
干進也經世之具在我人自有不得而舍之者爾豈惟上世
漢趙充國馬援皆以老將成功唐張柬之宋文彥博以老相
輔治廉將軍善飯非遺尿之讒則趙之爲趙尚未可知是以
古之君子方其出也自壯至老不敢以一日而忘學者其處

也自壯至老不敢以一日而忘仕不敢忘學故其用無不純

也自壯至老不敢以一日而忘仕不敢忘學故其用無不純
而人或舍我亦不至於無聊不敢忘仕故其躬已也愈厚而
人或用我即可執此以往後世此義不明偶一得謝自以爲
與世終違矣上者召賓朋下者問田宅故世終不得而賴之
彼固自棄其賴之之具爾御史大夫讓溪游公自入仕途風
采卽炳海內而勵名謹節未嘗忘學及其功在社稷瞻具廊
廟驅飯車而避高蹊也表率鄉閭薰陶後進燦然紀法如在
政府其躬已誠厚矣特其中有以自樂似無復有意於天下
者今年壽屆七旬公弟比部大夫一川子以稱觴之不得親
也問言於同年友駱生駱生惟聖天子冲年御極保大定

衡雖夔龍濟濟而加意者舊則終有不能舍公者公將引
年乞身曰臣壯且不如人今老矣願終休德與抑投袂而起
捧檄而趨忘身之老也義先社稷與夫老成人所係匪細細
也充國用而漢強廉頗廢而趙替醫折肱者國手松偃蓋者
殿材今邊鄙多事將相俱重樂已忘世在僻士則可若古大
臣恐有不能盡無情者因爲著其說如此且古有老成則問
制越國生舊辱公愛每侍談古今成敗國家利弊及士君子
進退數語盡晰退而心醉未有不終日也愧小子不能承長
者教以至於此敢曰補公所須聊以此代問公或不忘舊曰
當必有復我者固所願奉以周旋也

贈程宇和大夫擢守雲南序

古今言治不越乎質文二者民質則示之以文民文則示之以質而大要以質爲本以文爲用記有之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或者猶謂非孔子之言謂夫文與質彬彬相麗而始足以成治質不勝文而至于弊必非湯武彰信執競至誠動物之道或者其末世則然蓋其流所至漢儒不察徒泥孔子郁郁之嘆爲是說耳愚意古記之言雖於虞夏商周之際或者過于抑揚而意在崇本尚實要亦有未盡舛者我朝廷以忠信純綱平治天下文質良可謂彬彬而數十年來文漸勝

質不惟上之所以風世者爲然而下之所以從上之化者不
啻影響獨遐荒僻鄙其民之耳目未嘗染中國浮華不急之
態雖不無巧飾者側於其間而大率敦本尚實之意爲多顧
爲治者不察厭其不文也每欲以中國之華易之嗚呼木之
茂者濃陰豔彩非不燦然而精華既泄或至不足以傲霜雪
丹漆雕几寧不奪目而渾堅任壽獨有所在布帛菽粟之粗
糲似未若衣錦而羞珍及其宜于日用不可以同年而語也
顧欲以此而易彼耶是慕虞夏之治而崇殷周之末務吾未
見其得寡怨之道也今年春朝廷以我武庫程大夫爲雲南
守夫雲南固海內一都會而遠麗一隅竊嘗問其俗雖金錫

丹石齒角珍奇等產甲於中州而民稀用儉猶未盡瀟其質

丹石齒角珍奇等產甲於中州而民稀用儉猶未盡滴其質
所謂敦本尚實者殊爲近之大夫華實並茂良彬彬之君子
固曾遍歷中外而未嘗專制一方今者得制之矣而復得惇
本尚實之民與之從事撥叢緝警與凡諸所修措皆大夫餘
事愚欲大夫斂其文彩而一率之以質直使西南一區終寡
于怨也故從諸大夫後捧幣以慶而復僭爲之說如此夫天
下之勢未有極而不返者今天下之文極矣聖天子方反
虞夏之質聞有能敦其道者必將召而授之柄以風天下
非大夫其孰能承之愚不佞謹拭目以俟

奉贈績溪令葵心陳公兩院交獎序

而文行詩賦辭

晉江葵心陳公以名進士尹績溪不三月而政行侍御清戎
任邱田公巡江泰州蔣公廉其實交旌之其佐酈仲玉余戚
友也索言薦觴余不佞少文且未同而言也能不自赧顧幸
從諸大夫後聞諸當道數畿內賢令指方屈卽及公耳熱心
慕每念不知作何狀至此而仲玉書月必再至未有不道公
懿用嘉猷者雖公未必知余而余蓋已神交于左右矣第愧
識荆無間不意仲玉肯以是下問正通名之會而敢故引避
以自外於知己之列哉竊聞之政貴保終尤在始作夫善作
者未必善成保終信所不易然事惟始作也簡則其將畢也
巨未有始無善譽而能懋其績于後者原泉之出也混混乎

畫生而星羅故朋奔萬里必至於海而後已龍泉之所擊無

雷注而星躍故溟泮萬里必至於海而後已龍泉之所擊無
不裂者其出匣也顏色自別神駒負千鈞馳九有不泛駕
方轉轂必有異步勢則然耳余交公鄉人多更詳公素履少
孤事王太夫人董太夫人馬至孝每曰必效尺寸以報罔極
是公之矢志雅非一日宜其作用有不待終朝而流光宣譽
出於尋常什伯者未究其終觀其始弗替厥始圖其終惜余
潦倒方圖歸山無能爲公執鞭異日對村童野叟詫公成業
且曰吾蓋得之於蓓蕾矣將以仲玉氏爲證而公克終令德
以酬知己不惟在二侍御仲玉倘嗣有以教我寧啻獲拱璧
已也

贈張繹菴武庫得告養母序

武庫郎張繹庵以進士起家爲太常博士不二年值
覃恩贈其父如其官封其母太孺人鄉人榮之博士例得轉
授風憲秩且滿譽籍甚轉屆期矣以太孺人不習北居具章
請南白之當道當道者鑒其意卽爲改授今官故人皆以獻
納要地不得繹庵爲惜而不知繹庵已先爲之地矣及來南
太孺人又不習南居復具章請假白之大司馬大司馬者滄
洲晉庵戴公也素長者鑒其意卽爲處間令得將太孺人歸
且戒之速來來不閱月思太孺人不置復具章請養於是大
司馬難之諸寮難之繹庵職督武學師及諸生尤難之繹庵

愀然曰士患不遇今大司馬政持大體舉動可法寮友師師
咸出肺肝諸學士烝烝敏行敬業而學博士技傅又足以匡
吾不逮誠百年之遇也聖天子勵精於上卽與隸無不奮躍
況以一命更值此良遇也獨無情哉顧吾母早寡艱難百狀
撫育不肖以至今日不肖與吾母誠更相爲命吾母歸且疾
方寸隨之矣竊計犬馬之年吾母幸百歲出報天子尚爲
有日且養不在祿吾母意也章遂上下該省議報可辭大司
馬戒行諸寮暨師生餞之郊職方郎駱問禮以年之序主行
爵引滿進曰張君知輕重哉夫士君子抱道於世出與處而
已出則事君處則事親二者勢不容並行而情則不能相忘

道則不可偏廢夫以不能忘之情不可廢之道而乘之以不容並之勢其將奈何故君子審其輕重而已道重於出君子不得懷親以後其君道重於處君子不得徇君以遺其親太孺人老旁無兄弟子且幼未可託當此之時所重者良在於親然非遽忘吾君也天佑善人嗣此而太孺人年雖高益強健善飯子漸長可託以養國家需才除書在門情當有以事而遷者君欲得臣之力也則先歸其私臣得私君之恩也則不忘其報然則張君歸承太孺人歡其有餘力將安用之國家承平日久腹心元氣前人指其病而至今益甚運道爲梗邊關歲戒智士借箸卒無定籌其他且不暇論也張君

在武庫與多士講武略莫不欣欣感動大司馬稱之曰能平生雅好唐音晉帖與人交不苟合尤不喜黨時流鈎奇博譽若其孝事太孺人良本天性知不知器重而厚望之今其仕也不忘所以處逮其處也詎不念所以出哉請盡此爵以毋忘今日也張君置實於是諸寮俱洗爵以進曰夫駱子者之言則何如張君曰敬受教矣荷諸君惠得邀此大福於朝廷也敢以歲月爲玩先此諸生謀所以光行李者於其師繹庵聞而力止之於是諸寮謂不可槩缺職方郎業已有言遂次諸簡相與更爵而別

送駕部史大夫出守廉州序

史禹門大夫自駕部擢守廉州客謂職方郎曰以大夫之素
守宜得善地顧廉州哉雖然馬能爲騏驎不能必人之必以
服象輅劍能爲干莫不能必人之必以參禁衛人能長者不
能必人之授以要職而納之美地且君子之仕也以自便乎
抑以自用也如以自便也卽美郡未足如以自用則廉固其
所矣子未見夫物用乎珍彩奇玩寒不可爲衣而饑不可爲
食然統袴懦夫寶匣而什襲之至於布粟惟其不棄於地而
已而民生日用不能須臾舍吾見廉之民寒得所以衣而飢
得所以食矣職方郎曰知哉言也公薄廉州乎大廉故合浦
郡孟嘗爲二千石循良之聲不以少減於山東諸郡矧今

朝廷加意嶺表慎擇方面銓曹所擬不當上意至或報罷以故當事諸臣益嚴重不敢輕擬大夫自起家爲縣令更歷諸曹莫不著奇績最故擇而用之正以展騏驎之遠步而見龍泉之銳鏑爲大夫者患不爲孟嘗不患非上郡也客又曰夫廉邊夷而多盜自古語治者子產謂太上以德次莫如猛故諸葛武侯以嚴治蜀而班定遠語塞外士卒以至察爲戒夫三子者皆人傑且其語各有徵矣從武侯之道則宜猛從定遠之道則宜寬擇所適從而時出之在大夫而已職方郎曰知哉言也夫五方之民風氣不同其性則一成都故蠶叢之區耳文翁一振而文教日興至今人才之出甲於中國嶺

海聲明文物燭然出色而廉猶落落豈孟嘗之道固未齊於
文翁耶 國家致治二百餘年富而教之無間遠邇顧奉行
諸臣亦有未盡然者大夫敦倫重義非法律細吏也率孟嘗
文翁之事而兼脩焉吾見廉之民且彬彬然登於至理猛將
何施而奚寬之足云也職方郎素知大夫及來同官益相習
大夫事暇必過職方職方郎暇必過大夫有大政必訂可而
後行故客論及之大夫行同官諸大夫謀爲贈且聞之夫司
馬曰大夫愛人無賢不肖而尤善職方郎言非職方郎不可
顧不佞寡文且送人之郡多矣更送大夫得無爲鬼所揶揄
然大夫馬首南職方榻亦虺虺矣卽古相知者天涯比鄰一

時詎能默默援舉所對客者從諸大夫請正以塞大司馬之命而因以索所處云

奉賀樂軒曹翁夫婦齊壽序

樂軒翁者寮友曹駕部大父也自幼業儒舉於有司久不得志後有司重之復徵以散職鄉人咸搖掌曰是長者寧肯爲此翁顧曰獨非朝廷命耶欣然就之且執事惟恪而訓其子姓則曰此非汝輩事也日爲延致師友不惜貲費自後駕部尊公伯仲先後以儒有聲燕鹿鳴與祭菜燦然士夫聞翁遂謝事專意儒術然而善經理家轉裕好義樂施鄉里識不識稱長者而子姓益蒸蒸駕部既致身青雲其他麟翔鶴侍

抱藝待舉者指非一屈而翁與孺人蕭皆壽考強健駕部來
官留曹去其鄉數千里每歲必遣人爲翁與孺人壽道既遠
徇舍且蕭蕭則遣人惟赤手賫寸牋報平安耳而翁欣欣詢
駕部動定得其善狀及所交游多良士則喜而可知呼其他
子若孫語以自慶公初度在正月明年丙子壽七十有八駕
部又將有遣同舍諸公謂駕部干思孝思不當屢屢赤手且
謂翁之壽固難夫婦齊壽尤難夫婦齊壽固難而康寧好德
富而子孫多賢且貴尤難良所謂得全全昌者辱通家末不
可不少致斯頌也因附忱使者而授禮以簡禮惟株守未獲
拜翁階除願舊以奉使過翁里社雅聞曹氏多長者而駕部

魁梧沉毅且英敏好學不惟可以本所由來其遠到亦不待
蔡翁夫婦方葆光閱歷他日龍章晉錫足壯壽容而歲且
槐黃桂赤豈無繼駕部而振翁之宿抱者然則翁之福未可
量也因為次其說如此云

北行集序

顧道行以處州司理遷刑部尚書郎既而得告後南京兵部
是集其邸次所作也余讀而怪之夫古人之學道豈徒自爲
亦將以用世耳故方其未遇也不無攀龍附鳳之思逮其委
質而安民人衛社稷苟可自效不遺餘力其悵湖懷徑而起
尊鱸之想者皆不得已而有所托焉之詞未聞伊傅之賦賢

勞而稷益之歌招隱也洛陽少年不爲聞道當漢盛時且欲
餌單于而繫其頸諸葛武侯馳驅於艱難之際使生交景之
世吾知其感古慨今不改梁甫之舊也道行以賈生之英敏
際唐虞之盛會不爲稷傅管葛之圖而夷考其句每存偃息
就閒之意至其抵都卒告而南又非徒言之者是何說也夫
呻吟者必有所楚嘻笑者必有所得昔者孔門之徒莫不以
從政爲急其一二不欲仕者不曰乘乎諸子者之撰則曰吾
斯之未能信豈誠以用世爲累哉彼其所志者良遠意者道
行之微以此也則今之語有志者莫不致虛守靜以聞見之
多文辭之富爲吾道大蠹而道行方且汲汲然務求多識以

暢其詞卽車塵馬足之中不廢吟咏此又何耶嗚呼學不可
以廢文而詞非所以病道道行蓋見之審矣夫孔門之徒有
志者良多然語王佐之必曰顏子其所以爲學無他曰博
文約禮二者而已今之言曰博文非以求知卽所以約禮也
其意本以病人之不行而其流將使人并知而廢之使約可
以不先之博而知行果無先後則死有志者卽從事于政奚
其不可而必曰吾斯之信何也志貴遠學貴正是集固道行
志學之左券而優游清曹方得以大肆其力將何遠之不究
且道不惟不以詞病而實可以詞見嘗讀李空同楊石淙二
集大率李詞蒼麗雄渾如橫空之鷲發礪之刃銳氣奪人而

楊詞溫然春融瑩然玉潤卒之李以不顯而楊公功名能與
之並者指不多屈豈鄧曲之有高下耶平易而善成李於是
乎不容有德色矣今讀道行詞絕似石淙而其人且溫然稱
之使究其志功業容可少槩道行以官聯之義不鄙屬余爲
序因發所竊見如此固將以堅道行之志而亦使誦是集者
得論其世毋徒曰南人尚色澤其詩派如此云

留別徐覺齋吏部序

昔者聖人以中庸之道教天下而且爲之說曰過猶不及夫
過之賢於不及夫人知之矣而聖人獨以爲不然蓋里有艱
食者醫者曰病矣隣之人一食且盡米五升醫者又曰病其

甚矣夫強飯養生之本豈云多多益善而且以爲病况其也

甚矣夫強飯養生之本豈不多多益善而且以爲病況其他
珍濃本足以致疾也哉冉有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曰有父兄在孔子不以躬行自病乎而於
子路獨不取其行忌者畏人脩難聖人亦不免於其弟子與
誠懼夫過也禾以水生而沒頸必萎陶以火成而踰候必裂
羹以五味調而過濃偏勝則不可食高宗彤日雉雉祖已訓
之曰典祀無豐於昵孟孫問孝子曰無違夫子之事親生養
死祭卽過於厚何不可者而率以爲言況其他乎甚矣中庸
之道勝也夫道惟中故庸言之不足以爲奇而行之不足以
爲異然而聖人卒不欲易此也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後世有述吾弗爲之矣聖人寧不知高遠之足以動世而傳後哉誠慮夫過之爲病耳夫菽粟人飽而厭之乍食珍濃孰不喜悅而病或因之聖人以爲吾以中庸之道教天下且相率而過爲高遠苟復以高遠道之後將有不可繼者故其言切近精實而不爲非常可喜之論如菽粟然使人食之不足甚好而廢之則不足以有生嗚呼此所以謂聖人之教也竊祿南曹得侍宣城徐覺齋公相知頗深而學術微不相入予昧且陋僅守朱晦翁說公固不廢朱而尤信陸然予雖是朱常失之不及而公之信陸則似過之予固以艱食自懼而尤懼五升之爲公恙也將別去敬進公所須而亦因以自

劑云

序

萬一樓集卷三十四終

萬一樓集

卷三十四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終

萬一樓集卷三十四

而傳後代誠恐夫過

讀說不現悅而舟

五相率而過為而

其言切近務實而

不見甚好而康之

地為南書而待言

入于味且陋僅守

是來帝失之不及

隋元



萬一樓集卷三十五

諸暨路間禮子本標著

序

留別斗野李寅丈序

今天下言學道者不曰陳白沙則曰王陽明二氏之學皆祖陸象山象山之學視朱晦菴頗偏在當時雖兩不相下後世已有定論而二氏者出復闡揚其說以為獨得千古之祕而天下且翕然宗之即名公巨卿莫不拾其牙頰同然一詞以晦翁為支離吐之不殊糟粕而二氏之徒亦未始相下為白沙之說者非陽明為陽明之說者非白沙而至於今則二氏

之徒合爲一家而王氏之說尤盛不言顏子之博約而惟言
曾子之一貫一入其羣卽以聖賢相許以晉人之清淡襲漢
人之標榜雖屠沽釋老不暇區別而獨排晦翁逮其說之旣
窮則又以朱陸原無二學陽明之道初不異於晦翁而旋踵
又謂六經皆我註腳雖孔子亦將在所不足法特不敢明言
之耳嗚呼彼徒見世之儒者誇多鬪靡而無益於身心性命
以爲不若二氏之得其要也以佛者之精微矻末俗之流弊
奚翅二氏之爲要然此豈朱子教之然哉不善學朱子焉耳
以朱子之說求孔子之道猶以璣衡而測七政猶以耕稼而
望五穀猶以犧黃之本草而辨藥物之性雖萬世有不可易

者顧人不能盡其說踐其實焉耳河源李若臨與予同官南
職方政暇論學必以朱子爲的而且英年銳志循循不息夫
若臨於白沙爲鄉人猶予之於陽明也予沒溺於陽明之說
幾不能出今髮且半白矣始知專宗朱子而以公之年卽能
確然不爲異說所惑此豈尋常可及者夫人患無志有志矣
患不正有志且正矣歲或不我與以若臨之志學而得其正
且以其年之方富由是而不已其功後之所至有不可量者
一洒朱子之支離世未必無人而若臨不當以自遜矣予患
多言若臨每以規予方欲緘口而復爲是說重別也有由回
贈處之義焉若臨倘不以余言爲過豈無所以益我者旣促

裝爰執簡以俟
言奉贈邑侯見雲陳公課最序
邑侯見雲陳公蒞政逾年聲望籍甚南京戶部右侍郎宜興
曹公以督儲課最函章褒之自公蒞政侍御監巡蕭公清戎
田公督鹺萬公飛函載筐前後馳集賢能聲狀鼎鐘袞弁耀
人耳目而曹公復有是舉同寅諸君喜動於色徵言爲慶禮
惟中德待頌中乘待策燕人適市得寸珍羨不容口而抱珍
者有德色及入周帑舉目琦瑰應接不暇而齒舌若絨非不
美之無所措其詞也而主帑者亦不以無美爲慊千里之騎
飽食而重駕之雖有玉良造父擁鞭默坐頃越都邑何則其

所能者性不待策也然驥羣遇白樂始空而大鳥六羽

所能者性不待策也然驥羣遇伯樂始空而大鵬六翮萬里
者扶搖爾故力田豐年鋤基乘勢等語君子每每誦之夫治
縣之難人能言之矣而我豈爲甚禔身患不廉廉而過察人
苦其猛近民患不易易而無威人肆其詭一邑雖小 朝廷
之體具焉吏兵戶口田賦禮樂刑名興作諸務叢興而蝟集
是故饑者待食寒者待衣寃者待白往來者待次騷動者待
安滯與廢者待轉而振而見巨者略細察近者忽遠趨一利
者忘百管糾紛者勢易任者情幾微之間少失其則外議乘
之矣乃公清白寬大明作縝密兼舉而時措之使公私熙熙
向所號爲巖劇者不動聲色而奠之衽席是足治一縣而已

哉夫才大者本固卽履崇瀕危不以動其中豈輕重於人之
一言顧君子用世與時翺翺今制凡治縣而才者得 召居
要地凡所謂才以部使者言爲徵部使者不與卽有異政不
得召一人之用舍不足惜而使 朝廷要地不得其人所係
豈淺鮮而已然則公固內帑驥足也其美具其性定何假於
外而諸公之褒嘉亦公所藉以爲扶搖之一機異日使 朝
廷要地號稱得人未必不本於此宜乎諸君之喜而可知也
禮坐公春臺中且辱曹公門墻嘗與評東南同事諸公少所
許可而褒章首公豈漫然者尤喜而爲是言若曰誇內帑之
珍也策千里之足則詣公之衣已爲贅矣而況愚鷓鴣之聲

哉

呂駕部考績北上詩序

代作

曩余官山陰聞新昌之有呂可明諸暨之有駱子本舊矣顧其時二君各勤官守執鞭之願徒爾勃勃及再入畱都可明爲車駕子本爲職方相與甚歡而予以素所景仰以側席末挹和傾德詔爲大快大率子本之爲人直諒明爽或疑於激可明雖未嘗不直諫而將之以寬平和粹使人敬而知愛尤子所就法者未幾子本以考績行不踰月可明復行同寅及一時相知循故事各贈以詩而子僭爲序竊惟畱都諸署在憲部重轄都市中轄外集豪右宥細莫可辨詰而駕部所職

禁衛 陵寢貢艘驛符諸所廢置予奪自巨卿中貴武弁
以及執戟荷篙之夫日集於門少不下數百人一不經意失
非淺鮮而可明初由行人副遷憲部適轄所重時剖大獄至
與大司寇強項大司寇始雖色厲終至降心相從同事者咸
多之而及來駕部朝入暮出事無巨細靡不詳思殫力務出
萬全故一時巨公莫不稱之曰能令其奉牘而北也天子
明聖諸曹肅清雖事有常憲而采御聲望者將指集而曰注
曰此留都所稱才而難者小小動止不厭其望譙獨在君乎
何者名固難副而賢者人所望而責之備者也予甫自都來
知都中人情大都以南中爲長門下廡卽語之曰彼亦有王

嬙屈乘不目攝腹誹之矣所幸監宮一引而或自掩其儀非
九方臯能得千里之足於驪黃牝牡之外而使人信長門下
廡之未必皆中品者幾何人哉予所以免素無聲爾以可明
之聲望不幸冒王嬙屈乘名矣其所以副之者豈不甚艱
且重然予固多君今見之而心益醉知君平生令觀者動色
惟君慎之而已夫陟宗階以摠宏蘊而指斗酒以需返旆此
歌騷唱渭之常情荷諸君言之備矣予故無及而刺刺如此
子本尚在途君嚴程與同入國門幸以語之庶發一笑曰張
生殆謂我非傾蓋之言也何福如之厲厯丙子夏日寅弟秦
州張某序

馬映臺公按察廣東贈行序

映臺馬公歷庫部五年始出按察嶺南故事部署幾再考者
遷方面無不橫金披紫方今朝廷銳情復古以久任課百
官故公雖五年於茲賢能聲實鼎冠一時而猶以銀青出按
匝歲間兩都相望考其資俸大略相當而間有未滿考且得
美地者蓋亦無幾矣嶺南地非不美近以小醜匪茹人多畏
避而公得之初無難色竊惟物之在人惟其所用夏不重裘
冬不重葛五石之瓠落無所容而慮以爲樽則可以浮江湖
大器固有難爲用者與以公之純雅博大據華厯要孰曰不
宜而遂巡幾十年猶在常調此何異以千金之裘千里之足

藏則筭而實外厥然公既不以此介其幾微夫復可言青

藏別筭而實外廩然公既不以此介其幾微夫復何言請講
古久任之道與公引滿以佐行色可乎大率久任超遷每相
乘除久任不與超遷期而事有固然勢有必至公不見江淮
之舟乎輕橈遡流捷如飛鳥而重載安行者日不過三舍及
乘風張帆不移時百里而小艇避支港中竟日不敢發新豐
之醞必十年乃佳以百金宿醞而閉肆待期將十年不酤而
十年之外又有不勝酤者卽良賈吾知其不能爾也古四十
始仕五十服官政而七十乃謝大要不過三十年而其間意
外之遇不能盡無計其實用率二十餘年爾當是時非九載
不遷也然上無乏材而下無滯嘆則其所以爲久任者蓋有

道矣方今官以序遷下自州縣之有司以達於公卿其階不
啻數十而數歲始陟一階自一二華要外能至崇階者幾故
一時嘆滯者籍籍而吾以爲事固有必不然者 聖君賢相
不欲久任則已必欲久任則超躐勢所必至唐虞三代之法
可考而見矣故君子患無百金之醢萬斛之舟苟誠有之患
酷之或壅而江淮不可千里耶 嗚呼斗祿蓋浮沉者十年而
竊此又復踰考雖碩大不敢望公而差池不在公後今且命
兒童問五柳矣非望前途計遲速者故在同官中惟公可與
言此而惟禮可以爲此言也僭書之簡 大率八升致數

刻金陵世紀序

自古帝王御極兩都並建者惟周與唐以暨我大朝而已周
本都鎬而復營洛邑以爲朝會之所唐都長安卽周之鎬也
而東京亦在洛實則因隋故趾而治體不逮周遠矣我
太祖龍興定鼎金陵至成祖復營北平以控制北虜其後遂
永綏焉而以金陵爲南京是金陵者在國初則周之鎬在
今日則周之洛也雖我皇猷偉烈垂休金匱不暇贅及
然其建置規模星羅日耀亦謳歌堯舜者所必先而秦漢
以來中更六朝爰及南唐雖不能混一海內而莫不得志一
時其流風遺跡膾炙人口以入我朝猶之大澤所匯旁多
洪流太陽將烈霞必朝彩而萬仞之原蘊金毓玉則入境必

先見怪礫亦有不容使之盡泯者顧文獻雖足纂輯待人百
餘年間卒未遇賦兩都而圖三輔者至嘉靖中石亭陳公始
爲是紀自都邑城郭宮闕郊廟以至於官署靡泮衢市第宅
樓宇與夫山川驛路津梁臺苑更及陵墓祠祀寺觀莫不有
述而終之以雜遺賦咏共十有八紀分爲四卷條陳縷析洪
纖不遺而且無上林盧橘甘泉玉樹之侈試一披卷不惟宇
宙間興大都會粲然在目而外祖宗宏遠之規亦略可見郁
乎懿矣公夙抱英蘊文詞一旬一字爲世所珍重在史館十
餘年復馳驅江湖著述固其餘事而世居金陵歷覽尤熟初
爲金陵古今圖考後爲南畿志最後復爲此紀大率三書南

藏志博而且約已盡金陵之勝圖考以代見尼爲世紀之附

後志博而且約已盡金陵之勝圖考以代見足爲世紀之綱
世紀以事列足爲圖考之目皆所不可廢而此書成於晚年
尤爲異要舊爲好事者梓行而頗亂其真猶子兩峯公懼良
工之苦心不白於後世也復梓其原本而俾禮爲之序嗚呼
禮何人斯而敢蠲附於公哉持彝兩峯年愛之厚不以爲鄙
而平日淑艾於公者非一遂不分其荒陋如此兩峯晚發而
早斂識不識稱長者而詞翰尤得公正印良所謂世濟其美
者宜於是帙不能忘情云

遊燕雜記序

始余至雷都每于名家冊卷及禪房元榻得盛仲文題詠及

石竹雜筆意其非塵埃中人久之識其猶儒生也尚意其爲人必豪放不羈有江表舊風及來歷事職方雖感慨雄深而端敏敦恪蓋雅士也始至報名予驚問曰是詩人仲交耶左右曰然卽興隸知仲交矣顧政府有定體未有能異待之者而仲交亦循循于儔人中不敢少有自異惟予時召至齋中扣其言論每若入萬家之市舉目珍奇應接不暇而仲交亦時時以詩文見遺長篇短章殆無虛日一日以遊燕雜記屬爲序蓋仲交應薦至京師及其途往返所作將以付之梓者也仲交詩文甚富其梓行與韞藏者相半此特元豹之一斑耳

其德夫

國家網羅傑質文並進以仲交之所負偃蹇半

生謂未得聞走闕下遇宗工巨匠識別之耳今者既得之矣而復隨例需次仲交固不以此介幾微乎懷而玩味是集不能不爲動容況予又識仲交之深者哉嗟嗟仲交昔陳子昂初入京呼左右以千緡市胡琴衆驚問答曰予善此樂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往則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畱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遂得薦辟李昌符久困場屋因出一奇作婢僕詩五十首行公卿間遂得登第使仲交在京師亦能出奇籍此必有異遇顧落魄如昨範我馳驅固仲交之素而國家取士之制遠異漢唐亦有

不可以出奇得者然愚觀仲交諸作皆沖淡溫平蓋刊落聲
華而一歸于正如秋林平野漠然不見豔麗之色而輕霞薄
日一望千里良晚景也其際遇必在晚年無疑夫識數之學
非予所知顧理有固然而此集所紀者遊燕事故予不無燕
大感慨之情而招屠犬者以謝天子目中舍仲交無他卽
君詩非婢僕聊以余言爲胡琴他日煩對眾一舉碎之可也
東隲別業圖詠序

平崖先生寅丈李若臨尊翁也以明經起家或勸之不仕曰
有子如此足宏公蘊矣自苦何爲或勸之仕曰各行已志卽
父子不得相奪也先生皆不應爲別業于東隲課耕游藝油

油然樂也故若臨自理刑泉州遷貳金華逮今歷曹職方雖
迎養者數四先生不欲惟時時書來勉其子以盡職而若臨
以不得迎養故無時不注念於東隲當在金華今銓曹顧道
行司理處州爲繪東隲別業圖而在泉時諸鄉先生已爲詠
歌其勝此可見若臨慕親之切諸公善體人子之心而秉彝
好德俱有不容已者同曹諸公因謀按模道行圖以繼泉州
諸名公之聲而道行適自刑曹得告來銓遂爲更作一圖比
前尤爲精絕冊成禮僭紀其末嗟夫自古圖詠未有不至其
地者東隲麗嶺南一區屈京師無慮數千里而諸公一時萍
集徒以若臨注念之切爲憶度其勝而若臨每披圖詠一篇

恆如見其嚴尊欣欣有所感動而諸公指顧其側亦若曾至
其地者不知先生展玩一過謂能得其形似與否聞先生平
昔儀刑子弟表正鄉曲大率重義輕利人有不意爲解紛恆
若已事真可謂長者使出寄一命必有可觀而以迎養且不
至是肯就祿者今其優游陽也若將無意于世然禮謂當道
行爲圖時不知諸公爲之詠也諸公詠歌時又不意道行
適至更爲之圖又安知吾輩無承先生之顏笑傲其地更爲
之紀者又安知先生能終老于陽中而言所以人人殊當之
者必有在且不敢盡云

池上續草序

鯤江君家居時既編其與伯氏所爲詩爲池上草矣來嘗

鯤川江君家居時既編其與伯氏所爲詩爲池上草矣來官
鴻臚復編其近作并伯氏入秦數章爲池上續草愚辱鯤川
愛得受而讀之有不覺卷之數展而節之疾擊也嗟夫愚非
知詩者也以從兄問孝從弟問學頗好吟述每漫簡其間從
兄貧甚故其詞多蓬戶麤甑絕世自慰之意從弟恃其年力
開口時事不無悲馮唐嘉稷契之談而愚以齟齬于世則所
以想長樂之沉鐘而悵高臺之雲日者亦不能盡絕從父前
野公曰文貴離色相小子各自詫然皆不離色相也愚爲默
然前野公者起家爲縣令甫滿秩卽掛冠歸無日不飲酒無
日不吟詩雖不敢以古高士自處而每多神仙混俗等語從

弟曰若叔父諸篇可謂離色相乎前野公亦不能答故數年
來務相講求其奧卒未得也以今觀於鯤川伯仲之作溫然
澹然若春江之水秋山之月初不染於世累也試掩其卷俾
專門者評焉窮耶達耶隱下位耶誠有不易語者矣所謂超
於色相者非耶夫言心之聲而詩言之精者也惟心之不能
不緣于世故也故言之所發不無少係出門有碍春風得意
之徒姑置弗言顧長鏡之恃彩筆之干賢者不免而有力如
虎簡兮諸人亦以之自嘲何者窮通得失之故誠不能一無
所係也古今不係于世故惟聖賢之至者能之孟子稱舜之
貧也若將終身其爲天子也若固有之此誠不係情于世故

者不是則顏曾之操瓢與單而歌聲若出金石焉

者下是則顏曾之操瓢與箪而歌聲若出金石爲庶幾之今
若以是語鯤川伯仲不惟人且指以爲誕妄不情而鯤川伯
仲亦必有狂奔疾走而不肯自愛者矣豈鯤川伯仲所遇之
地不抑不揚適足以和其衷而矢其音然與吾是以悵吾兄
弟不得遊於鯤川伯仲之天也雖然以愚今日之所遭視鯤
川亦若後先而對景抽詞卒隔簾幕然則鯤川伯仲之所養
誠有不易窺者矣夫動緣世故亦性術之所不免而詩家之
所不廢者顧得其正則爲情景有所係則爲色相鯤川偉貌
長髯意度豁如望之知爲有養雖未習伯氏以鯤川推之要
爲不遠皆用世大器而優游散秩豈惟不係情於世故其得

致力於文詞未必無賴後之所編將必有不
止於此者然吾觀於是編鯤川交遊遍海內而
意之所向尤在一二山人予不識山人但考其
言論風旨則愚從兄似可拜其後歷今且棄
舉子業而浪其跡於四方意將有所得也他日
見是編瞠目熟視若喜若怒驚呼而高興者必
吾從兄也幸進而教之毋曰狂士弗顧云
此不會九英譜序丁卯其來而者然與吾景以對吾景
嘗讀六一居士傳竊嘆君子之徒與未嘗求異於人而時勢
所遭或有所激方歐陽公以道德文章功業用世其所徒與
豈之英達而顧欬與五者同老非有激而云然哉而淵然深

思若望之而不可得此其味之深志之定而處之安恐非有

思若望之而不可得此其味之深志之定而處之安恐非有道者不能也然君子方且譏之若退之爲毛穎傳則譏之者尤衆夫退之慕司馬長之文故吐其琦瑰而戲與之上下是亦何傷而曰不近人情且絀繆也自非識者孰能原其不爲虐哉元厓子著會九英譜自義皇上人而下凡九人人有傳有贊有詩蓋上倣耆英諸會而兼夫毛穎居士二傳之意者愚懼韓歐二公尚不免於喁喁也漫題其端云

并刻文章軌範序

文章軌範一書固以待夫業舉者而實則作文之法總括略盡夫古今雄文何可紀極寂寥數百篇雖有續集視正宗辨

體文選諸編尚未百一而海內攻文之士爭相募致其珍重
反不在諸書之下豈偶然哉風月之飄光澄霽于名山大川
也圖興有所不能紀而賞適者各隨其所便方圓平直之情
僞奚啻什伯而規矩準繩一定則曰無餘器察於此可以知
軌範之所由重矣謝疊山舊集行之已久其續集則余友鄺
元厓手錄而好事者初假東郭鄒谷之名以行不知卞和之
玉固不待注籍於寶帑而後重也續集並行幾二十餘年募
者愈眾金陵郁子式氏始合梓爲一書而余僭爲序嗚呼余
棲金陵有年矣曾遊燕磯以爲未足明日儼走牛首客亦有
走牛首者以爲未足明日儼走燕磯而皆以他阻一日會語

及之客遂邀余復至燕磯忽見絳袍金甲者數人左顧右瞻

及之客遂邀余復至燕磯忽見絳袍金甲者數人左鞭右撻
呼而前曰余秦將也王以二客好觀命驅牛首以候子驚視
之層梯巍棟信嘉境也因與客憑陵其上回視燕磯神怡思
愜客對金甲者曰何不驅栖霞亦至此金甲者怒曰亦爲女
驅岱華耶麾鞭亂下余駭而覺蓋一夢也是刻成可謂驅牛
首於燕磯矣得無尚有欲驅栖霞者乎則文選諸編自在也

和蘇集序

掄材於鄧林則合抱之枿未必中太匠之斧責馬以千里則
空羣之驥未必當伯樂之評而數畝之阿三家之市必有稱
棟梁而名逸足者以此而矜色於鄧林冀野則牛雖瘠吾恐

非豚之所能當也而西施不生於邯鄲謂鄧林冀野所產必非世所能匹則亦未必盡然今之言詩者莫不曰宋詩宋詩夫宋詩信未爲得禪家之三昧然今之能宋詩者幾何人哉鄉長者元厓先生爲續溪簿至卽和宋蘇文定公爲縣時詩百餘首爲集吾懼雌黃者以宋詩爲言則和之者不爲繼陽春之響也因爲著其說若此嗚呼二蘇文章芻冠卽名海宇當文定爲績溪時已踰中年今考其句殊不讓大厯諸公而元厓所次更出新意亦可謂古今一奇事良有不覺其喜談而樂道之者若曰元厓已有矜色而吾復爲之赤幟固所不敢萬謂豚之雋終不若牛而西施必生於邯鄲則尤不敢也

刻南溟存藁序

諺有之生前富貴身後文章信哉言乎方人之履豐據要咳
唾生風貧賤者奚足與此肩而一旦淹忽無可稱數清修之
士落魄不偶與不石無異而數世之後有得其片紙隻字如
獲圭璧者逮至叔世風流日異卽所著述未必足傳而勢可
炙手則門生故吏爭相板刷不日流播海內而貧賤之夫信
有著龜之談金石之響以之覆瓿人且嫌之逮遇有識者鑑
別而桐焦爨下多不及出則雖文章又不能不藉於富貴良
可嘆矣南溟鄭公平生刻勵尚行作字偏晉詩文思追唐漢
當爲諸生已名動遠近而逮後官止一令蓋棺且慮居誰有

爲其文字謀者叔器逢陽緝所存稿若干卷間以示諸好事而宅相樓子之望昆玉捐貲壽諸梓余自束髮卽辱公知愛喜公盛美之有傳而樓子昆玉能畱心於世情之所不急殆亦非淺淺者因爲之序而且有感焉公詩文固登作者之堂字法尤爲入室而遺傳卽今已不爲多良有好事者及此時鐫摩其一二庶與是集共垂久遠而得隴因可望蜀是集旣成安知無繼此而成其美者小子不佞謹拭目云

萬一樓集卷三十五

終

萬一樓集卷三十六

諸暨賂問禮子本著

序

洪武正韻吟壇便覽序

洪武正韻一書我太祖高皇帝厭舊韻之訛而授旨儒臣
 編輯以示海內者也夫考文之權歸于天子即其所編未
 必盡協欲為寡過之民者亦不當生今而反古況高皇帝
 聖神大縱聲之所出真可為律而諸儒博采精讎務承德
 意一規于正視唐宋舊韻真不啻天淵宋濂之序燦然明矣
 顧二百年來作述諸儒尚莫有用之者間惟上海張弼深得

其意曾著爲之辯而卒亦未能見信于世其欽承而樂用之者千百中一二人爾愚謂正韻一書流傳海內雖不爲寡而老師宿儒迹山林者多不之見後生小子襲其餘論耳熟而心醉以爲固然卽入中禁捧瞻制書漫不之察濫觴如昨宜有然者不自量度敢以洪武正韻依倣舊韻袖珍刊爲便覽以佐吟壇而竊意編緝諸臣檢點所未及者亦贅附之而更附張弼韻辨于序文之後欲使窮鄉僻壤皆得習觀而明見之士誦其論說曉然知聖神統一天下之至意則千載之陋庶幾其有洗爾嗚呼狂矣愚矣高皇帝以聖神之資探威福之柄當作新之會逮今聖子神孫守

其全書以化天下不能使豪傑之景從而么麼何物又欲拾

其全書以化天下不能使豪傑之景從而么麼何物又欲拾其欬唾謂撮土可以增太山之高勺水足以致大海之潤哉在于知音者之一省悟焉爾古者小學書居其一漢唐以來小學之廢未有如今日者矣博洽之士窮搜極索過目意會以爲吾得義足矣不知一字之小有義有體有音義固其精矣而體與音亦不可盡付之不察試捧 正韻與舊韻較之其黑白了然可見惜未有能畱心於此者爾若曰作唐詩不可不用唐韻也然則學孔子者在章甫而逢掖與此則張弼之論已詳矣

新學忠臣序

陽明先生一世之豪傑也而其學術頓異於程朱以當時攻之者太激故其說愈長而至于今漫延四出益不可止然正言確論固未嘗不行於斯世也予讀傳習錄不覺睡去讀程朱書卽未盡解要自有欣欣不容已者然世方以予爲執滯不能虛受而予亦以世之儒者爲立志徒高而卒溺於一偏深可惜也所幸大學一書萬古不能廢而聖經一章炯若日星卽有陽明萬口傳習錄出萬卷卒亦不能變程朱之說而他之顧天下之無志者旣視此學以爲不足講而少稱有志卒波塵於異說彼徒見陽明先生鼓舞一世且樂其說之直截以爲孔子復生遂詆程朱爲俗學不知程朱之緒論皆孔

孟之正傳世固有耳目其言而躬行則病者病在後學不在

截以爲孔子復生遂試程朱爲俗學不知程朱之緒論皆孔

孟之正傳世固有耳口其言而躬行則病者病在後學不在
程朱也姚安李使君素以理學自任而明見力行卒不畔於
聖賢非世之徒有志者比也及來守每政暇集師生僚屬及
諸執事無問賢愚與之論學予以職守不得周旋席末不知
其所先者何說竊以爲大學之教先於格物孟子之所長亦
曰知言今欲明聖學於斯世而不先辨程朱與陽明先生之
是非未有不波塵於異說者顧世方重異陽明不知與其爲
陽明之佞婦不若爲之忠臣偶訪郭學博得林次崖四書存
疑爲錄數條足以訂證傳習錄而發揮聖學者名之曰新學
忠臣以授諸生蓋今之論學者惟使君可與語此而善繼其

志則有在于諸生也嗚呼文章如陽明氣節如陽明事業如
陽明其論學當時與之上下而出入之者豈乏名公先生莫
不目攝啐吐而糟粕之何有於次崖之數言顧予所謂忠臣
者不爲陽明而爲今之學者而次崖之書又姚人所素習其
入之也爲尤易且陽明膏肓之藥石無出此數條苦口利病
君子不以人廢卽世之孔門陽明者欲自吐吾恐二豎將竊
笑而自慶況忠臣之進說良不能必其皆行使世或攘臂按
劍此錄且得爲龍逢比干而況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亡安
知無以爲昌言而臯稷之者孟子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
學者又曰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予未知學習程朱之說

而拜使君之下風久矣願相與直而守之毋曰此非論學之

而拜使君之下風久矣願相與直而守之母曰此非論學之
第一義也

重刻太上感應篇序

太上感應篇不知何人所著竊嘗玩其語意本自渾融而註
解特詳大率近於輪迴之說蓋佛氏之徒爲之者爲凡民設
也夫君子之爲善非曰吾以祈福也其不爲不善非曰吾以
免禍也性本如是吾求得其性而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
與夫允迪從逆之吉凶非不言之要未嘗著夫事應何者懼
夫說之易窮也而道所當然雖死不避義所不與卽富貴視
如浮雲故曰若夫成功則天強爲善而已是篇所著善惡之

報真如影響君子讀之卽未必以爲然知其立言之意有在而庸人讀之卽素號強愎將有不覺其面赤肉熱而悔罪之不暇者孔子曰君子自己而置法以民夫古之君子豈不欲以已之所能者教天下而使之一蹴同歸於至善哉顧氣稟習俗之不齊有不容不爲之區別而槩誣之者而民尚不能從於是不得不齊之以刑刑罰窮而報應之說興焉天定勝人雖遲速不同而終不能逃卽或近於誕妄要在使人悔過而遷善所待者凡民而所以待之者君子之心也姚安李使君省刑薄斂興禮樂崇教化粹然一出於正而復梓是篇其納民於善之心無不至矣爰喜而書之

敦說錄序

瀾滄兵憲崑源華公治兵之暇擇東南名彥時藝之嘉者梓
授多士以其事屬武定卒使君而屬余以序予不能遍閱諸
作涉獵一過大率皆典雅警粹規繩尺矩每讀一篇令人心
平氣和手舞足蹈按其姓名隱度之知其爲若而人不遠也
夫國家舍鄉舉里選之懿制而以文章末品網羅天下豪傑
初心竊疑之顧二百餘年名公巨卿俱出其中而誦其製作
卒可想見其人然則時藝豈惟取青紫之媒而已盛德大業
皆徵於是不崇其德業而謂可以剽竊上人五尺童子知誚
之矣而要之時藝卽德業之一端故曰修詞立其誠所以居

業也理必明氣必盛格必正未有不先定其模範而能有至
焉者公選士勵兵勝算具得而說禮樂敦詩書滇以西莫
不興起予亦得竊以寡過良有卻穀之遺風而復梓是錄其
意非以作成後學而已也僭題曰敦說而爲之說如此嗚呼
事固有若不相蒙而實相須者禮樂詩書其去軍旅之事遠
矣況茲錄乃公之淺淺者然因小所以推見其大而穀所以
有濟古有明驗方今聖明修文德以綏四方大小臣工各
懋其職表裏巨細莫不相須爲用而謂賦詩未足以退虜是
錄非所與語治兵也知言乎哉

私試程文序

吾讀楚雄姚安諸士子之文而不能無槩於中焉夫滇藩崇
山峻嶺清流急湍大都相似而二郡牙錯跟連其凌霄出雲
盤鬱扶輿多不在通途近郊而於人跡不到之處楚則南連
景東姚則東接武定而直達會川其間泉淵千壑百折穿峽
會流金沙表羅普古諸礦場互列異狀而黑白三井倚山夾
河溫池怪礫觸處足起欣賞士生其間耳目所接非惟無中
原文物綺麗卽禮樂政教未必悉覩而各以其性之所近發
爲文章莫不燿燦奪目可喜可愕非有得於山川之雄傑然
與而奇氣橫溢每非繩墨所能束縛則大約得之天成者多
也夫我國家以文取士而限之以式豈故以摧豪傑之氣

而使之不得暢哉夫言德之符卽變化無窮莫不有中正之則譬則木之有規矩金之有鎔範文章雖美不入於程度其行義卽大過人非有方之士授以大業未必能終以吾觀於諸士皆雄偉博大信無愧於山川之奇以語於規矩鎔範或有遺議主司者量度尺寸卽荆璞浦珠與徂徠之合抱莫不瑕類而雌黃之其能見諸士之真者幾何然諸士之文非盡離於程度也一得而一失之非所謂從容於程度者耳磨礪而歸之一俟他求乎暇日私試偶得確然中式者數篇因彙之爲錄記曰相觀而善爲之摩諸士試以此爲程度而相觀焉能者不以自足而不能者必欲企之也他日紫溪之旁金

沙側光燭燭天而起與嵩岱江漢爭雄長當事者詎不與

沙之側光焰燭天而起與嵩岱江漢爭雄長當事者詎不與
有榮若曰取法乎上君子尚友非一鄉之善士也則主司者
慮猶未之及焉

雲南武舉鄉試錄序

萬曆己卯歲當大比侍御江陵劉公按部雲南率諸有司秉
公飭士舉文士之秀者以告于朝而升諸宗伯矣復循

令甲率諸有司秉公飭事按期三試諸武士拔其尤者得若
千人將升諸司馬而錄其姓名暨司馬籌議之優者爲錄某
叨執事後僭爲言於戲君子之用世亦存乎其遇而已矣世
方多事則介胄之士運奇決策折衝於疆場而文士享其成

世方太平則俎豆之士吐蘊摠猷雍容於廟廊而武士斂其
用今觀於諸將軍無論世胄編戶其弓馬籌議莫不英偉特
達古名將不足多也然時方雍熙太和卽邊徼一二匪茹古
以方之癘疥者莫不俛首蹠膝雖聖天子撫盈持危未嘗
一日忘鼓鼙之思而文告所及靡不響應卽登庸諸將軍納
之崇階不過與文士相揖讓其折衝長技何所見之雖然士
患所抱負者無以異於人耳錐處囊中其末立見干將莫邪
卽埋於地光彩時射斗牛間而鳳凰麒麟卽與鳥獸同在郊
樾其色相自別諸將軍果麟鳳莫邪干將耶行且處錐囊中
能不脫穎而出夫文與武用雖異而道則一故三代之士皆

出將入相趨衰之舉卻穀也曰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教

出將入相趙衰之舉卻縠也曰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
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及帥中
軍果克有功吳孫權謂呂蒙曰卿當途掌事不可不學蒙辭
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
鄉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始篤志就
學自此聰明日進魯肅遇之尋陽以爲非復吳下阿蒙而降
郝普取關羽諸所規畫有大過人者故愚嘗謂卻縠呂蒙雖
當平世不任推轂之寄必不至寂爾無聞何而其所抱負者
裕也以今觀於諸將軍弓馬之雄固材官能事若其籌議之
宏深則莫非審時度勢鑿鑿可用豈非夙聞卻呂之風者執

此以往何但折衝疆場卽在俎豆中偶文士發其琦瑰相與
上下以固王綱而衛社稷寧復少讓夫奮揚威武摧堅銳而
馘醜訊此將帥之能事而非良將所願爲國家所不可無之
長技而非國家所樂有者也故我 朝廷設科取士而別之
以武亦以寬網羅爲器使計爾若夫全德之士介冑俎豆惟
所用之諸將軍盍姑省所抱負果能不後於古之名將則亦
何往而不遇也若徒恃其折衝之具而曰我善爲陣我善爲
戰也侍御公所望於 聖天子者垂衣舞羽今日所以舉諸
將軍之意寧獨在此願相與圖之

送大方伯暘谷方公入 觀序

竊維唐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陟明而漢吏居官至長子孫

竊惟唐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陟明而漢吏居官至長子孫
卽我 國初得人之盛一用唐虞之法不惟其資惟其人
賢者不得倖進而賢者久任超遷不一二階已履崇要迨後
時異道殊遷數而階密不問其職之任否而計資待轉下者
不足言卽賢且能者少踰常數卽鞅然赧於色曰上無知我
者矣多投劾去士固以此自高而人亦以此高之相習以爲
當然嗚呼孟子不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君子之審於去就也至矣苟吾之職本無不得
而顧以遷轉之遲速爲心欲以此高世而自矜安知上之人
無深意於其中如委質之義何而能爲此也夫臣之事君猶

子之事父也子知盡孝而已而父命之先後非所當問臣知盡職而已而君命之早暮非所能知漢公孫宏以曲學阿世不數載封侯且相張湯善希人主意不數轉居汲長孺上長孺不能平謂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湯與宏固未爲得而長孺悻悻於辭色亦未要於人臣之義以黯之正直俛首在位豈惟其道當爾以武帝之英傑明知其爲社稷之臣任用之豈在宏與湯之後惟不勝其鞅鞅則信用之不終帝固不得辭其責而黯亦不能無遺議於後之君子何者事業如周召皆臣子職分之當爲自大其事而以遷陟之遲速動其心吾固知有道者不爲也賜谷方公以左方伯來滇潔已貞度

滇人戴之若父母同事者倚之若著鑑兩考已 秦最而

朝廷方修 祖宗久任之法以復唐虞之盛 簡命未至然

時事又未必盡然也 哀有汲長孺所不能平者而公俯首修

職若初至然再考後閉門乞歸當道強之出出視事復如初

公素有林泉興謂宜趣此強健非動心於遲速也而適當其

時人頗惑之不知公於去就遲速審之甚熟明年當 大觀

行且計吏故事每計後必 簡用明德資望之隆無出公左

即公鞅望遲速寧於此時古君子心變無已即有故而去不

欲為苟若林泉盛衰不過其一時之感豈以此易其平生公

載計入 觀諸大夫送之郊問所以侑觴者不佞謂 朝廷

既能以唐虞之法任公豈不能以唐虞之法進公公素長者
參居朝廟以福海內必加意於舊遊固為滇人慶而所以
將此者恃公平生必不為長孺之悻悻也僭為之說云

送大明谷李公入覲序

普安明谷李公叅知雲南政事之二年明年當大覲左方

伯方公戒期明日行而今日得京兆之報時缺右方伯公以

左叅知今日受篆攝左伯事而即授篆攝左伯行出郊

諸大夫同祀輶入供帳酒行或執爵起曰滇雲離京師萬

里行役者越萬山馬易轡興易擔不數次不能至間關特甚

入覲幽大典非公分內事一日代之行而毫無難色且

京師禮節繁苛凡人入者必讎贊挹幣甚至為公移擾 朝廷

京師禮節繁苛凡入者必讎贄捆幣甚至爲公移擾 朝廷
灼見微隱每申絕交際而卒未能盡絕公行不宿戒兩袖清
風飄然出郭此有目者所共覩也重 憲典而後私情寧不
毅然丈夫公其盡此爵也公欣然置實或者又執爵曰 觀
典重計吏多取衷藩臬長公與方伯方同心協衷其所許與
固無彼此然口同嗜甘而易牙不能調目同喜姣而子都或
至易視也顧此荒徼稀疎百職彼以爲最而此以爲殿彼
其短而此適覩其長者寧無一二日以及公代方伯行此其
轉移關人材治體雅非淺鮮公其盡此爵也公洒然置實
加蒸焉或者又執爵曰 朝廷延見長吏詢四方利弊要以

措斯民於衽席滇在萬里外宦遊者豈不悉心殫慮而覩始者或未及終見大者或未察細公密邇桑梓了然於結髮今聖天子英睿冠百王倘晉公問狀則所首舉必有可爲滇萬世利者公其盡此爵也公油然而置實而益恭焉或者又執爵曰昔陳戶牖宰社甚均父老嘆賞曰善乎陳孺子之爲宰也戶牖曰使予得宰天下亦如此社逮後相漢良不負其言事固有小而可以觀大者也先是舉賓興典燕頗譁公攝行終寺千百人周旋於堂若階之上下庭之內外寂如入虛而巨細井井此何啻方陳孺子之宰今其載計而入也朝廷課諸方吏無出公右者晉之衡軸他日所以不動聲色而措

天下於寧謐亦能如今日乎則又不啻陳戶牖之不負其言而已公其盡此爵也公乃肅然俯躬更置實而別蓋公起家讀中祕書爲名御史按秦關粵徼激揚爲諸部最旣又飭兵漢中典牧塞外凡所措注皆不爲日夕計而今茲叅知精明婉適遠近歸心同事者旣以讓能而踐履之篤蘊藉之深藹然詞色知不知讓德故於茲行所以屬望之者不小而公素長厚卽冲然不敢自居固已默念之矣駱生執鞭於諸大夫分最後而於公濫爲同年友官且同舍則簡記之責所不得辭也遂次之以進從者

簡贊機務序

代作

永樂初有事日南以江陵劉愍節公贊軍務時公爲兵部尚
書而右副將軍則新城侯右叅將則雲陽伯蓋始事與公受
面命者不遑事故卽以付二將而公復贊焉不年餘卒成
大功以日南列諸藩末雖旋復梗化公亦遇難而豐功偉節
昭昭史冊當公協贊時百務紛紜呼吸動靜關係匪細公文
皇帝英武蓋世卽萬里外無不洞燭金書玉簡日駢月繼
無慮百餘道當時機事之密固非人所得窺而事畢收藏
天府豈維公之後葉卽密勿重臣有不得擅發者今侍御九
澤先生爲公六世孫初授南臺適詔修舊內得錄其要者
二十餘道以歸爲改侍殿中持節按滇藩臬諸司問其事

而樂道之著爲文詞燦燦盈帙愚惟出入將相古無異人自

而樂道之著爲文詞燦燦盈帙愚惟出入將相古無異人自
後兵農旣分文武異職及至我朝推轂之權固有所主至
於本兵參贊必以文職重臣觀今兩京營政及各重鎮莫
不皆然而國初從龍尤多英拔自非才識異常未有倖當
任使者以公豐功偉節固不待億度知能匹休古人而觀
當時所以簡授及繹勅中語擇人之精任人之專而
料事之中聰明神武載在史冊固不待贅若當其任使欽
若旨意投之所向績成志遂如公者卽簡記有人而發其
盛大著之譜乘使弈世之賢哲知所繩步寧非侍御公之事
哉是宜諸司之樂彰其盛也愚生雖後忝公桑梓末又幸與

侍御同事地方能無一言因借引其端云

應制詩章序

代作

古今為詩者多矣有連篇累牘而不及覆瓿有寥落數言而
膾炙人口天下後世傳播之不懈者唐虞君明臣良卿雲之
詠皆數言焉耳不惟當時賡歌一唱三嘆為有餘味而萬世
之下且以為不易之經柏梁以後君臣制作爭奇競麗燦爛
無紀至唐不可加矣其間追雅頌者非不多而往往湮沒無
聞豈皆其言之不足傳實之無足取固亦有之而伯牙患無
知音中郎苦無傳業荆山之璞爨下之桐其能詫燕石而振
希聲者屈指及幾事之幸不幸固如此也劉愨節公當文

皇帝時進騶虞詩一章頌而無諂規而有體良可謂三百篇

希聲者屈指及幾事之幸不幸固如此也劉愍節公當 文

皇帝時進騶虞詩一章頌而無諂規而有體良可謂三百篇
之遺音顧世無傳之者數世之後有賢孫為柱史乃能得之
畱內出以示知音莫不捧誦擊節我 成祖之聖良比隆堯
舜公之賢足繼皋契騶虞之至鳳皇之儀與夫卿雲之見瑞
亦相當而公詩已燦燦數百言謂不足以續唐虞賡歌之響
耶顧不得枉史其家且無知之者世誰傳之余喜公詩之有
傳而又喜公詩之所以傳且瀕之潘臬大夫有先得我心者
更喜而為之序云

送松屏王公廉訪江右序

古之君子負碩望而殫洪業其所難者非才與智器與氣也

才智高天下而譽望不隆大業不究非其自負者之不足恃
而器不能受氣不足運反不若庸常者之無累於俗是故惟
器大者能受斂才智而不至於露惟氣盛者能作運才智而
不至於匱名世君子必此其選矣昔者漢之高帝鼓舞一時
之豪傑以有天下及語安劉則取厚重之勃逮武帝時號稱
得人寧少華燭之士而託孤仍取謹厚之霍光寧不重才智
哉其所受而運固有出於才智之外者愚竊祿滇藩得執鞭
於松屏王公公平時渾涵立身不自奇與人無崖岸人莫不
以爲闊大可喜而扣其中博碩明達無所不備遇事刃解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士無賢不肖皆奮激淬勵語文章者薄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士無賢不肖皆奮激淬勵語文章者薄

韓柳語學術者輕程朱語事功者羞魏丙莫不以爲聖賢不
疑爲而究其所竟多偏詭不協於極以公之所負固可以高
天下一時君子方爭相誇榜而獨默默如一無所得然人之
所服讐而屬望者視公如太華如嵩嶽如祥麟彩鳳而眾山
卽盤蛇扶輿名禽奇獸卽騰躍飛舞於前不以爲意也此非
其器與氣之自別而能然哉公廉訪江西羣公送之郊義以
言贈方伯陶公授予簡陶公以江西廉訪遷今官公適代之
其舊政講之已詳公與陶公俱世族父兄德業彪炳當世屈
指無幾其識度之宏博來各有自使舊政少有未協陶公固
不肯以告而公亦必有不愛者陶公旣以告而公受之無逆

萬一樓集卷三十七

諸暨賂問禮子本著

序

三和梅詩序

前野公既次溪園公遺藁梅花百詠為集矣復次馮學士絕句韻百餘首又次其韻集古今詩為集句亦百餘首夫馮學士倡和梅花百絕天目僧隨以一韻為百律酬之一時之奇也自後步其響者無慮數十家然押韻者未必分題而分題者未必次韻獨我溪園公以僧韻押學士題而復增其所未備然未聞有次學士韻者也前野公始次其韻而又次以集

句且各補其未備并前詠為三體奇之又奇矣或曰公于梅

詩可謂癖矣從子

問禮

曰公之癖豈一梅詩而已耶公多兄

弟少出繼姑氏頗富及壯自歸曰以財而棄吾親耶起家為

邑令不滿考解綬曰以官而棄吾志耶此其癖之大者若其

小者酒量不甚淵而對客引滿則終日不知倦棋力不甚精

而索耦較局則雅俗不為擇為文不經思感扣順應未嘗畱

滯而惟於此集則苦心竭思手自易藁者再四嗟乎人多癖

於富公獨癖於貧人多癖於貴公獨癖於賤人或癖於玩物

公獨癖於適癖於文詞而尤癖於是集豈其貧賤之癖與梅

之精神風致固有相感而不能已者耶夫梅之用登於鼎鼐

非枯寂者也而其歲寒冰雪之致則於山林修道之士尤為

之精神風致固有所感而不能已者耶夫梅之用登於鼎鼐

非枯寂者也而其歲寒冰雪之致則於山林修遁之士尤為
相入公解綬時人多愕之公曰余伯仲五人下者矢志成家
上者銳情用世率皆乘化惟吾與叔氏在而余尤羸子適志
而已他復何求自是十餘年始詠是集今日逾稀矣明視聰
聽齒髮若壯每清旦良宵子姓森立風月襲人霜雪香霽持
是集對景朗吟飄飄然真羅浮之仙而禮時擊缶階側亦思
步拜下風不復奔走塵俗而未能然則公之有是癖也其得
失為何如哉夫君子之用情未有癖而不為累者惟山林修
遁之士則不惟不為累而適足以彰其曠達之致陶靖節癖
於菊林和靖癖於梅東籬南山清淺橫斜之句萬口膾炙而

至今視二物為兩家私種蘇子瞻謂劉阮之徒所以全其真
而名後世乃當事者荒惑敗亂之具然則公惟癖於大故能
不累於小而百世之下膾炙遺藁與是集者安知不以梅為
予家私物耶公伯壻義門鄭子廷棟明府元麓公子也耽奇
尚適世濟其休將梓是集而禮為之序嗟夫是集也其品格
之高不傳播之遠邇豈家庭所當自詫顧公所以玩適是集
其曠達之致有非偶然恐覽者未必盡得也聊職其槩云

滇南己卯科硃卷序 代作

萬曆己卯侍御九澤劉公大比雲南諸士得儁并錄其文之
尤者以獻矣更梓其未盡者以傳蓋試錄之文限之以式

多有司故竄而此則風寸中真藁雖未嘗不合於式而不以

多有司改竄而此則風寸中真藁雖未嘗不合於式而不以顧忌挫其逸氣尤有可觀者刻成愚受而讀之竊嘆士在塵埃中猶金之在鑛玉之在璞驛騶之雜於游牝與瓦礫凡蹄何異一日遇良工鍊剖遴擇發其精彩而納之上廡價萬鎰媒千里騰踴輳集不惟貨者以為奇貨之者亦自負其非常至於敗龜枯幹視之不人人目量之不中人度而醫師藉以起痾迴瘍一旦缺乏值比珠玉今諸士既以離鑛璞而出游羣矣其所揮灑為金玉輝抑驛騶步人必有識之者即其中一二似未足比於珍奇顧醫師儲之矣豈其無謂夫古之取士以德行道藝今之取士亦以德行道藝顧古之徵德行道

藝者以鄉里之評而今徵以文豈不以評易淆而文有不可
偽者而率示人以脂潤在試錄良不得不然其他亦不可已
乎而士求得志於有司乃惑脂潤而不步其已試之本轍是
志羿匠者舍穀率繩墨吾皆不知其智也矧侍御此舉得人
爲盛而此刻雖經覆校皆不輕竄一字蓋穀率繩墨之至且
無偽者愚雖荒棄日久每一把玩不忍釋手其尤可喜者人
各發其中之所得不踵同襲故而要歸於至理語謂閉門造
車出門合轍雲南在萬里外顧有士如此聖天子同文之
化亦可謂盛矣然則是刻也豈特傳美於一方一時已耶辱
侍御不鄙僭題其端

亭湖顧先生掌教盱眙序

雲間顧亭湖先生爲我暨學博士歷六年所始遷遷爲盱眙
祭酒行從遊諸公及諸生送之郊各有贈余猶不能送又不
能贈此其意重言之諸公督余謂重別人情送旣不能贈終
不可已余惟雲間素多長者自遊江湖竊得執鞭以先生知
余故輒道其平生蓋侷儻蘊藉學博非其分也而繼聞邑士
人道先生爲博士狀尤籍甚及兒輩在僕御末更得悉其碩
大不盡論論其難者一二先生在任前邑大夫蓋桑梓相助
望者也人謂易干以私不者且以嫌引避而先生惻惻切切
知無不言多所補益而毫不及私蓋先後如一日人服其正

近例不得濫補弟子員民間青衿多可與進者先生不以不
在門厓岸之也察其一有志者委曲成就卽其人屈抑不
見知於世先生與之更至而今卒爲常道所首器若其在門
者則甄別尤精也人服其明同縣寮采及期俱遷遷皆得善
地而獨後先生人且憫之而先生欣欣如故曰我習教豈不
欲遷及遷人謂當得異典而仍在常調先生復欣欣曰我不
能舍豎盱眙亦我暨爾人服其達率此三者無往不可於盱
眙之祭酒乎何有夫盱眙帝鄉赤邑也奇偉踔絕之士固
嘗星景雲從矣而近若晨光豈創業以武守成以文昌隆之
運發亦有待哉先生出多文之鄉振抱華實既有成驗而儼

然臨之吾固爲盱眙之士得師慶也余謝客久先生公行道

運彼亦有待哉先生出多文之鄉振抱華實既有成驗而儼

然臨之吾固為盱眙之士得師慶也余謝客久先生公行道
便因過余入密室教誨諄諄悉可紀錄不以主人廢禮不能
奉言議或倦也一日歲欲行視日暮矣從者曰日雖暮第
疾行先生曰暮行不在疾類所為疾也從者曰夜行不如日
爾先生曰行在到夜無妨也余顧小子謂此非言行而已者
有味哉方欲終身誦之也先生寧自忘之諸公聞之曰是可
以贈矣遂命小子次而進之

壽永思陳翁序

吾鄉望族首數陳氏其碩大繁茂不可指屈而南雄公之後
尤著南雄公繼庶吉士公以名科起家為郡雖未盡展其底

蘊而自後子孫昌熾賢者才者富且貴而壽者林林楚楚而
永思公白眉其中方爾維公諸子姓相繼以賢科起也有孫
爲尚書武選正郎公武選從弟也才望相軼楚汪白泉公來
督學共品題不啻伯樂之相馬越客之辨劍而首許於吾邑
者三公及先從父樅山公爾先從父隨舉制科而公沉弟子
員久之後值歲試與姚趙尚書公同邸各出卷底公閱趙卷
躍然曰是必首選趙閱公卷亦然及案皆果由是兩公懽然
相得又久之趙已通顯而公始入射宮出貳邳郡復補桂陽
皆不滿考此其英彥沉鬱爲何如者而未嘗介幾微於懷自
壯及老言色溫溫知不知稱長者掛冠後益崇簡默諸子且

善養日慈旨甘則引滿終日不問公私是非嗟夫長袖者見
舞則起抱璞者薄售則愠是以李廣望氣王融搥壁嘆匈奴
之不得一當而忿激於鄧禹之笑人有蘊負者所不免也以
公之平生曾不爲所動而渾然冲夷與樵樸者無異此其賢
於人遠矣今年壽八旬語德福在兩雄諸孫中可謂鼎鼎其
外孫樓生徵余言爲壽樓生之父與余同入泮庭頗權不惟
姻戚之密也族叔氏汝誠又公甥子日來與弱息論文時時
爲促之且不才生雖晚結髮獲執公策今且衰謝勩力反不
逮公倦遊非無間奉几杖而性不能飲公且默默不喜箴人
過惟時時仰望閭棟以潛消鄙吝而適值昌辰更局促不能

執爵階側尚敢靳一詞哉顧公從孫以大行人持節過里闕
歷正富亦南雄公後也時侍公燕其以余言爲何如喜益大
賀烏山蔣翁八旬序
予居邑之楓橋鎮鎮姻婚者大都不出其鄉其或出鄉則曰
告遠方蓋難之云而鎮當府縣治之中近出鄉者又不之縣
而之府鎮故尚奢豪而府城繁麗益甚彼此相染俗漸近偷
予每與諸兄弟子姓議國奢示之以儉而禮失則求之野與
其染靡麗於城市也蓋若親山谷中故族蓋其不邇繁華性
直而俗朴類有長厚之道保家裕後其在此也後予遠遊歸
仲氏禘率子女來謁舊呱呱者皆突而弁良有足喜詢其婚

姻家皆適山谷仲氏進曰夫亦行子之志也予亦欣然首肯

姻家皆邇山谷仲氏進曰夫亦行子之志也予亦欣然首肯
之無何精緘旅擔而陳於堦其赤魴巨且如豕蓋來自磨石
山蔣氏云仲氏長子姻家也予怪曰何腆重反踰城市耶仲
氏曰此皆取諸其宮中非飾觀者比咸拜而登之夫蔣氏在
邑故著姓近則比屋皆困倉狼籍而俗更古厚如此云閱歲
其太翁烏山公壽且八旬詢之氣益壯步履益健稜層若神
仙然福未量也茲非其長厚之徵耶愚謂兒子輩得染其風
無論他善一事足矣夫壽定於天非可以習染覬也而亦有
以人致者患兒子輩不能習其道耳予雖倦遊尚在疚未得
與公語先進之義不在兒子輩勉之誰耶至日脩賀予復曰

母崇飾掩窶懼拂彼長厚之道而失我漸習之意也遂特絨
單笥而進之良于輩不其數耳于繼繼尚茲來未許
無歸邑侯方壺謝公初政馳聲序非何以暨樂贈也而衣存
制憲使握符行部其最殿部中有期會嶺南謝方壺公來會
我暨不三月而御史帥公竣事旌書首公或者曰何早也邑
人賂問禮曰早乎哉考公實政奚啻於旌旌之爲制屈爾
公以盛年發解褒然魁嶺表矣及上南宮復魁海內四方知
不知咸曰此漢賈誼仲舒之儔謂其才似賈生而學類董子
云以是對大廷而來令下邑也其先聲已足聳人甫下車
值積廢後彙十年當新里籍稅畝契核畝實收除贏縮真偽

百出延日不下萬人日歷阡陌不可數計中才以上所不服

百出廷日不下萬人日厯阡陌不可數計中才以上所不暇
給者而公從容指措無不迎刃雖履畝以監司議出宿民間
而廷事不廢若其儻然冰蘖非徒飾簠簋者比邵康節謂見
根本而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條而知者爲次見蓓蕾而
知者爲下公蘊藉宏深今所發雖未及其萬一然儼之葩豔
已不啻蓓蕾矣而顧以爲早耶聞之父老前令尹語年之富
者莫如婺源潘公擿發逋滯過於老吏語學之正莫如通山
朱公愛民禮士咸出誠欵今公有賈之才有董之學蓋潘朱
三公合爲一人所以行三公之政後之所到三公已耶此非
愚言帥公之言也愚沐公教化獨先而事帥公久知遇俱非

淺淺故樂於發明其意會邑佐諸君索所以壽公者意甚至業已有言遂忘其越云

宋公屬意餘藁序

屬意餘藁者我邑大夫方壺謝公作也公家五羊其全藁以

屬意名爲鄉邦所珍重久此其餘者偶隨宦篋不佞求而得

之把玩數過若有所得乃并摘其魁卷僭加之批評以授我

子弟暨親友之同志者而訪求者眾苦於鈔錄樓王三生遂

壽之梓夫公以盛年魁天下其硃卷傳布海內旨一嚮者孰

不想念其全體而不可得不意車騎偶臨下邑遂使末學小

子皆得慰其宿願不佞雖荒落寡昧腐戶正襟每誦一篇無

不神怡吝釋蓋其積之宏深而發之自得鏗金戛玉之聲

不神怡吝釋蓋其積之宏深而發之自得鏗金戛玉之聲納
河吐海之氣真有光日月而薄霄漢者良藝林之龜鑑也顧
此寂寥數篇無異明月之一痕滄海之一波而諸體皆備自
卷首至終篇無一覆語蓋羽毛牙角隨鳳麟犀象而各握其
奇麗者有志之士誠能朝夕誦習而得其精微則方員豈外
於規矩而尚以多爲嗟夫今之業文者甫知操觚則收集散
帙每每充棟而不得其所當師卽得所師曾不彷彿其一二
遂以爲入相如之室及不得志於主司則相與嗷嗷他咎試
反而求之果能得是藁之堂奧與否果能得之則其他咎亦
不爲怪此則不佞之所拳拳於有志者也公諱與思方壺其

別號起遂進士尹我諸暨治行燭燭方起不暇論論其切於
藝林者如此

數以贈名醫包賢樂序

不特然主何限時與地也

諸方技皆外家惟醫出於聖人非明於造化察於性命旁觀
物理而會通其要則夫起死回生容可易易自吾有識以來
雖得之書傳千百年一二人焉爾若目所覩記未易屈指然
藉以療沉痾天札往往亦有稱奇者譬則臯稷伊傅今古幾
人然興衰致理代不乏賢苟其有濟於一時即未必純然天
德王道而要不可不謂之良臣哲士吾所知者三士其二皆
山陰人一日沈東藪余初未習其所得也但郡城士夫每嘖

嘖道之一日家大夫疾甚召之至曰是恙非吾所專門也姑

噴道之一日家大夫疾甚召之至曰是恙非吾所專門也姑
試之然疾非可試也奈何予時計窮察在坐五六名醫無能
勝其說者付之一劑而效此以名得者也其一曰張東泉偶
來吾鄉治疾多不效然接其談論殊有理其行事類儒者每
怪之曰豈有持是術而不驗者一旦先安人疾甚召之兩月
而安是時先安人患淋與近舍一富媪同張每視疾必兩至
且曰勢甚肖起則俱起媪家求速效數日必易一醫予以張
言近理竟不易富媪不起而先安人強健者幾三十年皆張
之力此得之以實者也此二人者俱逝矣今所得曰東陽包
賢樂以瘍醫濟吾邑有年矣疾者無久近召之必效族弟汝

脩從之遊每來與論醫語皆近理心竊異之詢其所自曰得之吾師某由是益習其素家人雖小疾必付之無不應手而效者夫沈吾先得其名而後究其實張吾得其實而不泥於人言若吾於賢樂則名與實兩得之矣竊嘗慨之士君子抱道術於身實大聲宏固有常理然亦飽其實而不見知於時無其實而竊虛聲者故用人者徇其名不若察其實而待用者能有其寔不能必遂其用何者存乎遇也故吾之用醫也可謂拙於用沈善於用張而張不遇走則終無以洒於吾鄉然乃吾之用張也人莫不以爲疑而沈之奇驗其有聲豈無寔者走少而學道離披半生跡頗類張而賢樂之術行於吾

鄉張既遜之而熟察又非無寔者執此以濟四方安往不效
此吾所不能已於健羨也爲汝脩索所以贈賢樂者因次其
說如此嗚呼儒者之道學無終窮醫固儒者之一事患不能
得其槩得之矣患於自足何怪乎人以方技目之若所謂千
百年一二人者吾方索之而未得賢樂如遇其人或得其道
幸有以教我吾方欲執禮而事之

奉贈邑大夫方壺謝公入

觀序

邑大夫謝公戒行入
觀佐貳諸君餞之郊愚既僭有言矣
道出楓橋門下諸生之在其地者更供帳道左而愚以年序
復爲祭酒爵既行作而言曰公行榮哉前此公偕計上春官

考文爲天下魁。聖天子旣召對而顯榮之授以民社矣。不
三年遂以計入行且上之天官考政。又將爲天下冠。聖天
子寧不明章之爲有民社者。勸乎公行榮矣。公年踰二十無
幾。昔漢賈傳宋寇萊公皆以富年起家。賈誼文采燦然於國
體。號通達而萊公旣顯。人猶以讀霍光傳畜之。然其大業頓
殊。豈賈傳方召卽爲博士。驟遷太中大夫。紛紛請建爲禰心
者所忌。而萊公旣令巴東復宰戍。安悉心民社。不待拆韋應
物野水橫舟之句。人已卜其必大用。然哉。今公抱賈傳之才。
脩公萊之政。俛首簿書。撫摩黎庶。徙善殫咎。日不暇給。他時
敷慰作用。必合大道。卽有禰心者。不至見忌。況今奏計其在。

高等何疑而聖天子方廣德沛澤故急絃而寬大之設或
脩故事以風勵天下在諸賢令中首舉能舍公哉公行榮矣
夫豈自置邑以來長吏之入計者不知其幾矣其殿最之故
可考而知也以今環海之內朝會而上計於部者不知其幾
其中賢者最不賢者殿亦或有賢而反殿不賢而反最者乎
其所以然之故可考而知也公得其說且於還車之日更加
之意亦有可惕然而思怡然而釋者否他時當要地以殿最
四方亦將以是益慎其衡鑑然則公行矣其榮固不獨在公
也愚也落魄半生今且潦倒矣才華忠懇遠謝賈寇而見忌
於當道則過之所恨不得爲縣令以習知當世情務意天下

事可抵掌底績至此故慙沸吹壘有不知其說之支誕者蓋亦諸生無已之情也公欣然引滿揚旆登車顧謝諸生乃發

四代支離集序

益州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翁都叅好吟日積成集以支離自命一旦余得而讀之顧曰君顧支離乎都叅笑曰我不支離誰支離耶幼守先公訓粗集章句自謂可以不負諸博士弟子意圖尺寸而卒以廕入官更顧先公遺訓粗集政事自謂可以不負諸同列意圖尺寸而十餘年中兩遭罪逐顧歸山以來囊空甌網骨肉無情茲其寄之吟咏視夫溫柔敦厚之旨恐徑庭矣即欲自白於人曰我非支離人信之耶予於是俛仰張目沉思少頃若怒

若笑拍案而起曰君果支離乎若亦謂君支離矣算先公門

若笑拍案而起曰君果支離乎若亦謂君支離矣尊先公門
生故舊徧朝野君不能援附以穩步於青雲之衢而獨負其
耿耿以取顛躓內藉世業宦遊中外者有年豈不足以謀生
而落魄不能慮衣食顧圖史筆視則日習不廢每得句不惟
識者驚賞而抱膝自快卽三公萬鎰不以易也揆以世情寧
免支離顧古人謂詩能窮人亦有謂窮而後工者則君所以
有是集蓋得於支離者爲多宜君之以是自命也言未訖都
叅躍起撫集而嘆曰支離支離然則窮我者爾成我者亦爾
耶余大笑都叅亦笑因呼童子酌酒感慨悲歌者久之夫子
結髮沐榮靖公教愛讀公知白堂稿知所興起因得與都叅

君交今幾三十年矣不偶於世頗與君似中間唱和不一而
足予語俚無足言者皆句皆在集中每讀一篇必爲憮然鳴
呼君性骨鯁面詰人過不顧公卿而淪落如不才者獨始終
不蒙忤色且過許不以爲庸人吾何得此於君哉世有知言
者將刻是集附知白藁後則明其所以支離者宜莫如予也
因筆之卷端都參君名餘忠字孝威別號東白榮靖公象子
初官大僕既調復移光祿歷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致政云
萬曆十年皇上以華渚之慶覃恩中外方伯姚公時爲陝
右大叅例授中大夫祖隱君及父貴竹公皆如其官祖母楊

前母黃母白妻趙繼王皆淑人而母獨加太三世

前母黃母白妻趙繼王皆淑人而母獨加太三世蒙不感入
制俱下亦可謂仕途之榮遇矣公轉總山右憲而得命詠
歌其事者既已成帙暨轄楚而書鸞書適至時太淑人在堂
同寅諸公既執通家子禮為詞以壽而不盡之情復託之篇
章雍雍多大雅開禮惟天與善人舊矣寧在旦夕方隱君之
懋德範俗人謂姚氏之興當勃焉莫禦而至貴竹公始顯貴
竹公憑藉先德積學勵行忠諫直道表式耳目將何遠不到
而名位僅至貴竹雖兩犯龍顏俱蒙優假遷歷清司與
叅藩政爽恩遇不可謂不隆而才止是耶乃寂寂掛冠踰三
十年而公始起家由縣令入御史臺徧歷藩臬洪猷懿業十

循尺奏始有今日今人持片善卽以責效於天少不如意遂
謂天道爽實不知天道率爽顧其事不無遲速譬之江河其
來有源其行有次則漸巨以至於海驟盈者詎曰無之涸亦
不待旋踵勢固然耳公直諫和易不少方物而淵深宏博扣
之沛然以故所至響應望重朝野指日且登三事則卽今
詠歌何足稱異嗟夫朝廷推心廣愛大惠臣工寧有所吝
惜顧人多承受之無地是故必忠誠素定休嘉始契而公兩
世其四朝自貴竹公以司馬尚書郎逮公以南陵令蜀臬使
及今榮授皆以尊恩遭逢詎曰偶然且不才與公同奮起
家濫受一國恩寧不自愧而視公所得及詠歌諸什不覺慙

然遂僭書之使興起於諸什者知所由來云

贈大叅蘇公赴陝右任序

孔隣蘇公以胡臬副督上江防晉參知陝右政守關內

問禮

竊惟君子長者歷履關地方重輕嘗上稽七雄之際形勢莫如秦楚秦沃野四塞惟以一面制諸侯楚襟帶江湖而利盡南海勝頗相當顧其強弱則惟人是係我朝並建藩臬楚地邊夷山寇竊發黔粵之交居多然長江尤易出沒而洞庭泛濫勢傾溟渤不逞者玩爲淵藪上江防督兵扼其衝以聯絡諸路雖策應不止一方面要會有歸是故上江防治而楚始可挈裘而理語威嚴也秦地邊蕃連虜兵馬之衝宜不在

會城而潼關峻隘過古函谷冠蓋戎馬之往來此其咽喉而
安集斂役籌少不當無以接應諸邊而當責望者之意是故
必關內治而秦始可建瓴而理語撫循也威嚴撫循事則不
同而用實相濟公之督江防也約已壯猷飭吏士遴將卒剔
蠹起弱使萑苻數千里波清而霧霽推此以撫循關內奚待
外求嗟夫士君子能爲才不能使人必知其才能爲可用不
能使人必盡其用懷抱利器動中靜宜而人以弁髦視之者
不少夫旣以弁髦視才用君子而謂其足爲地方重者否也
方公之初控洞庭人亦有未悉其至者及其政成而遠近倚
賴驟遷要區謂非知所重公耶君子爲當世重而不能爲重

於當世公任江防能爲楚重而在關內不能爲秦重是理之
所必無何者公端雅諒直其明作愷悌用之威嚴固宜而於
撫循尤順且關以內固公舊遊地政教風俗所當後先察之
甚熟而秦人重賢收士以強其國大過於楚遺風猶在卽
朝廷崇德保盈不獨在秦而其父老子弟興起尤易秦人之
重公當不啻楚則公之爲秦重亦將有溢於楚者公行同遊
諸公例有贈投簡不才遂僭書之

萬一樓集卷三十七 終

萬一樓集卷三 出 西谷冠帶戎馬之往來其咽喉而

安集效役鮮少不費無以 故想諸邊而實其望者之意是

必關內治而秦始可 謂撫循也成威撫循則不

謂公何有繼姓爾不 已壯賦飭吏士為將卒

重公當不啻發限公 亦深育繼效禁者公徐同

博或崇爵封益不 單與跋以良秦人之

身臨而秦人重賀外 效禁數風解并

無謂我則且關以內 風俗亦當發去秦之

何必無何昔公微 風解同宜而

不謂世公計而論 不謂秦重其臣



萬一樓集卷三十八

人五兵武制又武文論八十一分諸暨駱問禮子本三著六

將序代昔帳欲出而

版

晉神圓機營陣圖說略序

圓機營陣圖說略者大同見衡李公治兵塞上時所著其法

本黃帝握奇用之塞上已有成驗會來總楚憲予始得而讀

之反覆數過似若有所得者因念今天下稱名將在東南莫

如戚將軍其所著紀效新書頗足發明古制而益之以新見

鑿鑿措有明效說者謂非盡出戚將軍蓋戚將軍與新安汪

司馬同事久且相得甚為以經術潤色之信然宜其開卷了

了無間識不識謂爲兵家要典今以是書考之又有出新書之外者或又謂戚將軍陣法成於海上用之東南爲宜公法成於塞上用之西北爲便竊謂不然法有定局用無方體得其機要則闔闢變化何所不宜顧在人用之何如耳嗚呼陣法果足以盡兵家之用哉而兵家妙用又果能外陣法哉弈有譜譜不足盡奕之巧而不出於譜之外至於大匠之規矩醫師之方訣亦然卽兵家所關更太運用之妙當有出於成法之外者神於法而不離乎法在其人焉爾公陣法用三千人正兵九隊又九之爲八十一伏兵六隊又六之爲三十六其數皆合易卦易之爲言變易也縱橫顛倒如陰陽之禪於

四時分隄未嘗不明而錯綜莫知端緒顧神明其說則存乎

四時分隄未嘗不明而錯綜莫知端緒顧神明其說則存乎
人昔趙奢爲名將括能讀父書而卒以貽笑豈其書不足用
讀書而不識變人固逆知其所終特趙君未之察爾括無足
論孫武十三篇在兵家如儒之六藝乃其伐楚身自蹈其所
戒彼豈自言而卒自忘之時所同事者懷父讎之子胥彼知
快其忿痛而已何暇顧成敗然則讀書者未必能用善用者
未必能盡逮其不驗執以歸咎於法之不善甚謂智術法度
有時而窮終不如帝王仁義之師不知仁義之師卒亦有不
能舍法度者五步六步七伐八伐已載之聖經矣顧用師必
出於不得已不若後世之輕動而方今海內晏然聖天子

居安慮危側席鼓鞶則是書固有志者所不可廢況有治兵之責者乎因壽之梓思與同事者共而爲道古今之用法者其盡與不盡要有非法所能必與帝王之不能廢法如此然則讀是書者亦慎所用而務求合於帝王用法之道哉

贈學憲洪洲王公奏績報最序

洪洲王公之憲楚也始巡武昌兼治兵旣而改督學政三載奏績以最報封錫俱如制一時同事諸大夫旅慶之或曰公憲楚飭刑而刑平治兵而兵競督學而士子彬彬雅道日盛久任而崇遷之令甲具在惟公懋哉或曰公曾憲閩矣甫入境而監試事紀法加飭及放榜而得名士爲多憲楚亦

然因改督學紀法益加飭報最之命方至而又值放榜所得名士皆公所造就惟公榮哉或曰公起家二十餘年浮沈中外拂抑百端始有今日其閱歷諳練深且熟矣後日所向孰不迎刃而所得乃在按刃地古人謂無忘射鉤公其念哉語畢授不才以簡竊惟諸大夫之言盡矣獨念昔與公同日解褐此時意氣孰不薄雲霄而隘山海今大者廟廊次者亦不失爲九州長而乃者差池落魄不才無可稱數於分爲宜顧公著見表表猶然以一時之慶更爲誇榮詫盛期望將後人非金石來日幾何卽撫膺反視尚有瞠乎其後者要不可以尺寸軒輕大丈夫不爲仕宦則已夫旣策名委質先資有

言詎曰尋常苟不得志則徘徊感慨亦今古所同而公無幾
微見詞色其見定其養至矣於戲計初入楚過公赤壁之下
偶談周郎暨蘇長公事爲之慨然既而上黃鶴樓憑窻四顧
指大別而追江漢之所以會也相與頌禹功之大而九疑蒼
梧隱然在目其下非洞庭湘江乎屈原賈誼沉鬱千古他若
淮陰雲夢叔子峴山宗元永溪之類累非指數能盡有成就
之大小際遇之順逆當時豈無榮辱得喪之感而今皆與烟
霧同愴莽以斯知莊生齊物之論右軍歸盡之嘆良非無謂
則夫一時之遭遇亦何足以動達人之大觀然榮辱予奪實
帝王御世之大權古人謂飲啄皆朝廷恩澤而士大夫有慶

帝王御世之大權古人謂飲啄皆朝廷恩澤而士大夫有慶

以君賜為重今公所遇獨非聖明賜乎則欣然於寮案之間而有頌有規良有不容已者非謂此足以重公也僭著之

簡

臨真五舉微信

感

三曰刻馮海粟梅花百詠序

六難香亭

世傳梅花百詠無慮數千家皆踵元中峯僧而實倡於馮海粟海粟艤舟錢塘趙子昂語以中峯之敏慧時江梅正發遂詠百絕以叩予不知海粟何如人或者稱學士而子昂與之語必非淺淺者今其百絕雖皆詠梅而物情世態含擬殆盡觸景引類縱橫顛倒莫不有洽於衷而入其微者不才固無知識把玩每至忘倦且以其帙之輕而便攜也即走天涯無

不自適清朝良夜擊節朗諷暢然神怡有不待登羅浮入孤
 山而風致襲人鄙吝已潛遯矣抱牘武昌情況頗不為佳署
 後一小亭當池中四面長楊垂垂而雜卉叢芳梅枝窈矯尤
 為可愛政暇命童子烹茶焚香展是卷對視不覺身之在畏
 境也偶邑博士鄒君昌言至與之語遂授之校梓以與好事
 者共且使誦後人之百詠者知所本云時萬歷乙酉秋九月
 望日諸暨駱問禮書於武昌道之襲香亭

湖廣武舉鄉試錄後序

萬歷乙酉歲當大比士在湖廣則侍御任公實監臨之肅綱
 慎紀既錄文士登之朝矣而復錄武士如制問禮忝執

事者後備為言竊惟文武一道也古者道德有於身則文武

事者後僭爲言竊惟文武一道也古者道德有於身則文武
惟其所用用之於內則順治而禮樂文章彪炳充塞用之於
外則無敵而謨猷功烈振迅奮揚顧世故日新備道雖同而
致用不無專美垂紳擗箠從容俎豆詩書禮義之士非盡不
足於武而披堅挽銳呼吸指顧之間出奇運變使帷幄克壯
之盡益張而無競則要必有擅其能而不容獨任夫文士者
故章逢介冑表裏鼎黼卽我國家監古立極獨超三五而
文武將相設科並重士生其時得與盛典士社稷蒼生賴藉
不少豈惟誇榮市里而已也然竊嘗論之古之爲將士也易
而今之爲將士也難何則古者用將慎始慮終授之不輕而

信之甚篤譬之屈乘棘產所取者遠到則不議其蹄啗卽見其片瑕不以掩瑜阻間不能遽入而意氣得以自舒故士患無抱負不慮功業之不隆後世或異然矣士非抱有全德卽奇能百出而規度矩繩者環視而竊指志趣未及竟而王良爲賤工二卵無干城者比比故乃推轂授鉞在上者未嘗不以古爲範而在下者要當以近世爲鑑且今所取於諸將士者非以其騎射之優籌畫之富乎而且舉而效之用果能長驅席捲封狼居胥而小亦斬將奪旗不失爲偏裨乎卽能矣果能平居與士卒同甘苦不衿功不忌能不爲利害所動以全德將其才使環而視且指者莫得其間矣乎果若是則雖

居今日猶在上古其有光於盛典亦多矣夫量材以專其能而不必求備者用人之大要也因材以大其授而必期於全者待用之大誼也今禮聖天子方取大木於楚問禮當執役側聞供事者之語矣其圍同其長同其堅直同而價直殊蓋微有可指終不得受上直非故吝之其致然矣諸將士固楚材也朝廷以木爲楚材且不遠千里取之顧諸將士之大材寧惜重價所願諸士棟梁廊廟而必受上直則善爾雖然亦聞主木者之說矣恐恐然懼不中乎將作者之用也恐恐然懼將作者一時不能盡收則不可復進也彼木也局於物者也士則有不局於物者矣可大可小可遲可速故曰道也

古之人道德有於身則致用惟其所遇匪特文士已也今日之士獨非古之士耶爲告於侍御公而書之

本閣贈大叅戎向葵馬公鎮守金山序

國家分閩聚兵西北防邊東南防海而邊所重者薊遼海所重者浙直豈非皆以肩屏畿輔然哉往年浙直多事以承平後將與兵一無可用當事者百計儲養漸至充物芟夷蕩平海波爲息而或者遂視行伍中飽食鮮衣抱重超巨者若長物稍稍損節之損節之不已激爲大釁彼其志不欲以蒼赤脂膏養無藉游手且鯨鯢旣逝不若羶塵雖不南逼勢每犬羊而鐘山石頭雖巍然壯麗視居庸山海環依 旒袞者終

爲有間故然豈盡無謂而五材並用五尺童子能言之猛夫
悍士所不敢輕人山林者以虎豹盤踞其中故卽風恬浪靜
而沿海虺豸雲屯蜂聚祖宗所以保衛社稷者其術固難
言哉難其術所以慎選名將而今之言將者其賢可數而知
也佞壯果敢則賢射藝足力則賢多機械則賢善談論脩威
儀而謙恭能下士也則賢涉獵紀傳而有文詞則賢侈聲華
而行誼濊耳則賢彼數者皆於禦敵不盡當也而賢之豈不
以道與時宜承平將領所賴以撫摩士卒要不當一以武猛
爲主耶然而有事之慮疎矣向葵馬公以楚閫獨坐晉叅戎
開府金山金山當松海遯浙而甸南輔百戰劬勤近始息肩

財力既殫撫養士卒爲難而公以世胄起家魁梧奇偉吐詞
朗朗執銳挽強萬夫辟易時或操觚綴錦駸駸出文士右於
世所稱賢者無一不備而沉毅多謀倜儻任事又有出於世
俗所賢之外脩墜舉正在楚已有成驗他日使金山雄勝隱
然增重東南則聖天子崇功奠要且將藉爲西北長城故
於其行也爲道其任之所以爲重術之所以爲難及時將之
所以爲賢而要當有別慮者與諸大夫同告之以致願望意
若其防禦致勝之要則公鎮地密切桑梓功名原起海上夷
險備嘗籌之必熟且不敢以燕人之襲令掩口

贈玉岡張公總憲山東序

張公以湖廣參知政事轉總憲山東憲諸大夫共長邪門

玉岡張公以湖廣叅知政事轉總山東憲諸大夫供帳郊門

問禮

執簡爲道諸大夫之意以贈竊惟仕宦而登廊廟功

在社稷望過臯益者亦其所自乎在詩有言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與汝去正而且直神方聽之也況於人乎而能無穀也顧神有常理而人無常情惟無常情也故正直者或未必盡穀而惟有常理也則終有不能不穀者而情與理相爲貞勝則正直之爲世川方紛然不容端倪又在正直君子執其綱維與神道相表裏然後直道常伸而世常熙泰嗚呼是何可易言也成宏以前勿論矣自後事或難言拖朱挽紫者孰不以正直是許其上者觸時感事探驪撩虎

出百死得一生公論旋著平步青雲望之者以爲神品而或
者負其意氣以藐世次者出奇運最鞭霆詫霧南澄海波北
捲塞漠登壇封胥一歲不下死轉飛而食肉相法不虛矣而
或者假其功能以自殖次者守理循法謹樞機時進退吐詞
繪章聲華燦然龔黃魏丙藐在下風矣而或者務爲粉飾而
無實而真抱正直者或又出於已者外此其屬實既不容易
見而九重萬里持衡秉度必有所審則正直之士所賴以自
表皆有不在我者然而神之聽終不爽也方公之爲名御史
也風節凜凜使少能依違當道榮進不素定乎而旣以序進
殿中復補外鎮繼而振旅塞上功能表表使能顧盼自銜序

遷寧復足語而復參藩政參藩且在楚當權焰初息持之者
隨與矯毫釐或至千里而公斤斤不失權度其他政平訟理
田野樂業而夷隘汪濊熙熙無警皆爲餘事然公方默默恥
與英邁者矜智能而旋有是轉轉雖亦以序而秩崇任要矣
非而今時清世泰而公正直孚於神人之驗耶夫惟正直能
爲世用亦惟正直者能盡世之用朝廷特置憲臺分布中
外假之雄要蓋藉以綏緝淑慝而山東古齊魯名邦襟山帶
海環拱畿輔藩閩所轄星布棋列雄甲天下且運道所由姦
先出沒公總持大體一以舊所蘊藉者運之爲有餘用他日
晉常內臺以劑量中外使江湖邊徼之外巖廊清廟之側凡

為神所聽者不至終於不穀而亂真者不得間焉嗚呼太平之響其有窮哉

大觀一

蘇蘇香豉文餘許繪用前日

暨於海內稱巖邑而於今為甚夫暨地僻而寡聞者僻則傳舍不擾兼以聞者寡則擴紹袖手終日邑大夫得專力治事而何以稱巖然其所以巖坐是二者山深谷莽斯民不覩聲名文物禮義之教若易人而一不入禮義則入於蠢戾隣邑之顯者樂其地產之饒而民且易與也相與堅白異同於其中邑大夫冠裳少不整則姦慝叢生而近又以盜禁頗嚴止下巧文鼠輦內外連橫伺上人意向舞攫以為固然以故

催征愈急逋負愈甚無情者日熾士子亦倖免成風盜賊且
公行無忌閭閻嗷嗷雖四方所不能盡免而豈爲尤矣得不
曰巖哉迺我侯時公下車不兩月而前數者皆冰消霧散不
知何往胡奏效之捷哉蓋公以名進士起家歷兩邑無久暫
皆隱隱聲望重中外朝廷念巖之巖特有此命而公以
閱歷之熟者發其廉平公慎之素真無愧於古之良吏宜有
然者然公未嘗務矯矯節惟其律已正馭左右巖臨士民恕
物來觸鑑事至迎刃大體周敦而幽細亦罔滯壅每下一令
遠近莫不奔走稱快然則邑何巖哉在其人耳嗚呼士君子
彈冠履甲籍孰不以台鼎自視一縣事疇謂足展其躡步而

卒未必盡然甚者據席高談張陳其美貢奇於上官示恩於
交好自謂聲音笑貌足爲上理固亦有歸其籠絡者而後效
終無可紀公溫容可掬雖遇卑鄙未嘗出一過高語其度量
已自逾常而將之以前數者何邑之巖顧不佞竊有說焉不
佞自廢歸日與農夫伍故多知田野事則嘗見治磽田者矣
收不逮肥饒者半一旦轉授以農覽其穎實者莫不嘆地力
之無常也無何上農去而磽瘠如故又見治圃者矣偶得場
師起其蓁蕪正其疆畝別種計時芟且漑皆有成法場師卽
遠而眾工習熟其事稔暢忘年所雖董役者或二三其說終
無大損方今久任之法固獨有守令第歷兩邑來今旣五

月卽久不當更三年淹也安得使暨不仍爲礪田而終成嘉
圃哉文蜀而僻陋至今齊魯韓潮而嶺南文學日且與中原
並事良在人公凡所措置皆非爲旦夕計者於二公何有直
指使蔡公廉其實旌章首借而學祭酒龍君甫履任與其寮
友共圖所以贈君者不佞謂旌章榮進階耳公所素定奚足
多述惟使我暨終不爲海內稱巖邑則亦不朽一事庶足當
公之心也忘其鄙而以場師治圃之說進

公奉壽邑大夫時公序

或問邑大夫時公於予曰所貴乎甲科者出爲郡邑一入則
風憲要地志遂得行耳暨邑巖前此得風憲者燦若晨星也

如時公何予應之曰地能限人耶公事無小大鑑懸而刃解
人無眾寡強保而江飲識宏器巨要地能舍公耶或又問曰
公爲政持大體不苛不縱近世所鮮入必當要地當要地則
福先及暨予應之曰人能必位耶公正已直道知無不爲苟
利於民不知有我黃鍾大響望耳所驚飛黃驪裏伯樂相而
造父駕之爾要地必及公耶或曰子何言之矛盾也曰非然
也前所言於公者居要地之用而直質以理後所言於公者
居要地之體而兼慮其遇以理乘遇則遇在可必以遇乘理
則理或失常然遇惟旦夕而理終不易譬之日月尺霧之障
必不崇朝而中天普照按度可得況方今道明論暢如公

盛大兩浙能幾海內能幾俯仰四顧孰非知己而遇能乘之
於理外耶願言不及理不見公之大言不及遇不見公之正
正固所以成其大而可必其合一則惟公與此時也學祭酒
龍君偕其寮索言壽公予謂天既篤生公則必大用公借重
要地此當其時矣業已有言遂次而進之

民心公論序

李君之簿我諸暨也絕口不問鹽米衙舍蕭然自俸入外不
見一異物而幹局更敏以故任過五稔大半賢勞在外上自
郡邑長吏下至里巷黔黎莫不以暨有賢簿君乃不得專力
於暨爲恨然所借皆時務之急又不敢妄有所請無論其他

卽海塘之役同事者讓能而董成者無不嘖嘖每回任則運用風生公私交頌惟以旦夕將鶯遷鴻舉爲慮而君亦以廉幹自喜雖謙謹下人而挺挺不染卑陋態乃除書忽至則賈傅長沙之行爾君雖坦然不以爲意而治裝無具家人不無難色邑之父老子弟攀號無計則問其說於不佞不佞驟聞氣塞徐而慨曰山林槁朽惡能爲父老子弟謀我賢簿君哉所竊念者世風爾夫官無崇卑自命以上孰不關生民休戚而榮肥之念古今同之幸今世道清明旌別淑慝毫爽毫釐釐溥海內外抱瑜者彈冠中餒者易服豈非千載一際而忽有此也然則賢者何勸不賢者何慕而吏治得無損哉嗟夫

人言仕爲畏途仕亦何畏賢否有定品而毀譽無恆職守有

人言仕爲畏途仕亦何畏賢否有定品而毀譽無恆職守有
常分而遭逢多故俛首德業利不誘威不惕寧不稱正直彼
比肩而立者方豔於綉華忘俎豆之飾而勤雉鴈之贄能不
以形短疾我而逮其收效遇齊威則阿烹而卽墨廟授設遇
齊景而晏嬰幾不得再請治邑矣彼其巨者且然況夫任非
六翮而資出旁孽按籍而數其履積歲而計其賞吞舟者網
漏而金石目迷則與瓦礫同汰漢唐而下大抵皆然又誰能
得其真精於驪黃牝牡之外出其聲價於駟儉雌黃之口使
才無大小皆得其所而吏治日有光哉君來由武康尉曾讀
武康誌謂君多才能詩綽有冰蘂聲是君之爲良吏彼此一

節然通於彼而塞於此則適然之遇有不在我者不佞曾得
罪於要地君爲我寬之而君亦非要地所喜宜有此待君行
矣父老子弟之情固爾然其間豈無指空囊而惜君之不遇
者豈無馨潔腥穢而以君爲不足爲者亦豈無頌萊蕪之釜
圖浦城之像謂古入不足多而卽以卑貶享榮利不以易此
者突入桑梓豈無鞅季子之命而嗟君之失計者又豈無憐
范叔之寒而切齒於當路者抑豈無誦杜拾遺贈崔秋浦之
句以止公壽謂君能不失其平生而巧進侈滿之徒卒然遇
君當掩面而走者此其孰得孰失孰僭孰衷暨民之口碑吾
旣熟聞之而得其情矣君邑多名賢巨卿豈無能辨其說者

觀其間之而得其情矣君邑多名賢巨卿豈無能辨其說者

敢著為論使父老子弟勒其一於石以寄歲時感慕無聊之

心書其一於軸以詢君之桑梓名巨必有定論當於君之衷

而亦將以風夫柄吏治者云君名某字某豐城人會田曾為

武軍重刻得月稿序

當元之季何其多隱君子即穢薄夷祿則忘枯藁之嘆灼知

夷運則待聖人之興此其志節有不可及者而尤盛於我越

豈宋蹕久住臨安其忠義鬱憤之氣涵之更深而風運所流

不易磨滅耶然而事業文章終無所表見則卒與草木同腐

浦江青田使聖人更百年不興其著見得如今日否耶而

或者生邇羶塵精光莫掩若姚許諸公能以箕山遜詞自免

者鮮矣幸而免也如陳靜脩金仁山諸君高風勁節固不可
泯亦賴有遺文爲世所膾炙爾年友呂可明先生每與不佞
道其先世則畊公之志節亦曾爲作石鼓山聳詩然猶未覩
其深也今年重刊公所遺得月稿復以序見囑不佞反復數
過不覺自失嗚呼公固隱君蓋天下士也向微此稿吾之知
公終杜權爾稿數百篇諸體皆備而莫不雄渾蘊藉感慨深
沉非積宏養遂何以得此使公得見之事業卽未必如青田
諸老豈一無可觀而且抱許丞之憾故知厚如青田曾薦之
龍飛之會而不超後復以他薦小授隨卽勇退是以功業
不少槩見而其所以得免於不意之樊籠則未必非有得於

此且得以專其力於詞章窮而後工豈盡不然而民至于今
所以知公爲隱君子者此良足爲左券故不佞謂公此稿足
傳傳此稿已足見公宜可明之不忘此舉也公著述有牧坡
集力田集及四籍六緯羣史小學疏解訂集朱子家禮俱散
失獨存此稿蓋洪武間廬陵曾君衍所評而公賢孫鳳及鼎
所編梓得月云者義取不得日先輩謂其志可選信矣歲久
板亦殘缺可明以公八世賢裔圖其不朽而遠及不佞不惟
孝敬純篤且以嘉惠後學而存念知舊亦出尋常夫可明與
不佞爲同年進士常以志節相砥礪今皆謝事矣雖同郡而
山川限隔卽不惜千金享敝筭當不及此敢無一言以發明

呂氏先後彰傳之盛美哉公有女稱清明姑守節甚奇別有傳及歌詠并刻之附卷亦足以見公流芳之一節嗟夫文詞以志節重亦惟有志節者爲有文詞後之徵隱君子者其應有味茲稿哉

黃溪包氏族譜序



東陽黃溪包氏重修族譜成會其賢有與族弟遊者因得讀之按譜包蓋宋孝肅公後自元時始有遷黃溪者至是十有三世譜且三修其族屬之盛按譜了然而嘉猷懿訓森然畢備則例由特起愚謂以文章名世而且相知至歐蘇止矣其爲譜豈不能參考歸一而卒不無少異此如西施鄭旦俱當

三千而拖珠被繡各隨其致事固有然者況世多謂族之有譜如國之有史史有傳表亦有書志爲譜者獨可寥寥徒記其姓名世次而使一時之聲名文物不獲表見於後哉作此者良爲有意竊嘗論之天地之大也日月星辰雲物之變山川邦域草木之蕃孰不有典籍可以指掌至所以周流於其間而使運行蕃育不失其正者則有主焉族之譜典籍也至所以聯族人之情增前人之光者安在是必有不盡於姓名世次之間者此譜所以講之詳而不嫌於載之悉也與包氏子孫能世守此義豈其無愧孝肅之後而已族弟且爲索序序之

...

...

...

...

...

...

...

...

...

萬一樓集卷三十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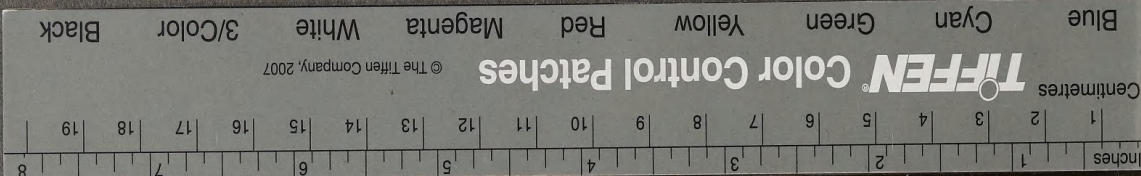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韓一樓集卷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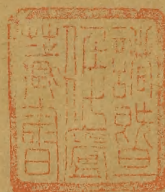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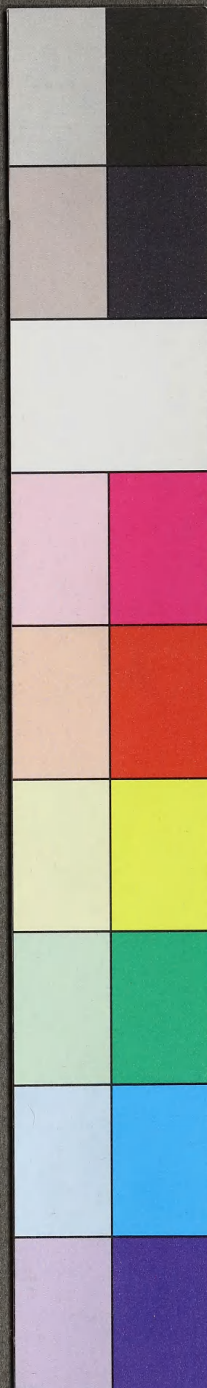


萬一樓集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